

臨便座幸上庠較藝以掄材談經以興學時文之  
 化也蓬閣羣飛牙籤雲矗寶南風之聖作聚東壁  
 之群書幸脩之美也親視篋筮躬聽笙等新甲令  
 以募工師製升歌以詠詒訓述作之大也絕域之  
 民留滯未返側然軫慮豐給而遣仁及於懷士也  
 司貨之吏培尅為能渙乎出令寬政為先道濟於  
 溥天也紀祥符之寶歷元符之故事也新儀衛之  
 庶僚大徵之彛制也明照於前古觀其失而不揚  
 德之盛也高矣仁聲洽矣積是純懿發為茂功則巨禮  
 孝德著矣仁聲洽矣積是純懿發為茂功則巨禮  
 之行殊禎之應由天意也非人力也矧夫兩漢而  
 來建都於雍五嶽之地皆在於東古今國家宅梁  
 宋之域富亨壤之中禮得其宜事歸於正故可以  
 仰導五輿高繼九皇抑又竊秦上登僅至中路天  
 有所不佑也漢武夢祝不示群臣道有所未廣也  
 光武欲其速成將竄封於玉檢方有所未豐也高  
 宗黜茲巨典接神以敬房禮有所不肅也玄宗建  
 議在初輔臣殊志出爵伊始庶尹興言人有所未  
 名也若乃篤天祐迓神釐遠邇協心上下交泰唯  
 清唯二畫善盡美未若今日之備也又不以功成

而自大治定而自矜炳乾文號神徽仰懷天賦不  
 敢以怠進俯述世功用歸乎德美此實歷代之所  
 未有上聖之所獨臻也下臣不佞恭獻頌云惟天  
 祐聖惟聖奉天寶命降兮惟辟治民惟民戴辟萬  
 國同兮祖武宗文重規疊矩建大中兮奉符錯事  
 登封降禪告成功兮報本反始為民祈福示至公  
 兮洪猷盛德高祝  
 古昔垂無窮兮

贊類

**陸機孔子贊**  
 孔子獻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  
 探神寶明發懷周典言謨老靈魄

有行言觀蒼昊清  
 歌先誠冊書有造

**湛方生孔子贊**  
 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  
 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

中葉道  
 映周季

**夏侯湛顏子贊**  
 知彰知微體深研幾明  
 同聖師探賸罔滯在言  
 遺仰諸

惟高瞻之攸希閔子騫贊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  
勉心景迹左丘明贊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  
擢辭流詠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戴逵顏子贊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一有伊人誰憐  
影響莫若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

孫楚顏子贊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錯仰孜孜視予猶考

左九嬪孟母贊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與聰達

知禮敷魯敬姜贊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

宣尼三嘆齊義繼母贊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

義割私情表德齊杞丑妻贊遭命不改逢時險屯來裔垂則後生

哀崩高城訴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唐柳宗元梁丘據贊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

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

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

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

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

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讓賢叶

惡民靈國圯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

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箴類

漢楊雄青州箴茫茫青州海岱是極益鐵之地銘

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

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

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雖服復尊京師小白既

沒周室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

文武牧臣司徐州箴海岱伊淮東海是渚豫州之

青敢告執矩苗田氏攸都事猶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

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降周任姜鎮於瑗邪姜

本在萌芽牧臣兗州箴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

漆絲締紵濟潔既通降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

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

伊奔走致大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

三仁既武果伐叛牧野之擒豈復能駟甲子之

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大咎有民雖長必懼

人殃箕子歔歔厥居為

嗟牧臣司充敢告執書

元古之哥縣令箴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

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毋為消流成池片言可

用亭不至者禍既有胎德豈無自鏡不自照抵能

災縱恣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

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

柔者剛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

不怨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毋為惡

行毋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有不戒過客幾士莫申

同情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

劍之利如鏡之明知強之直如秤之平○今碑在

亭

亭末不出  
韋表微撰  
臺碑銘道  
明然後下  
道明三

通理合冥數音設道剥喪民謂彼歸於是文王以  
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入故鳳鳴于岐有  
周德凌遲道廢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  
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  
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  
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  
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典之運  
知作者已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  
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  
章變其禮文配為典憲學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  
執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  
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  
觀之蓋春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莫  
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為舟航權衰賤為篙楫乘  
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  
之勑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  
時而著於後代向仲尼有滕薛之士得二家之  
衆與我王澤霑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  
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  
見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將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

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  
也於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  
大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  
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  
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  
者曰有麇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  
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  
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徵以滑之從事使乎  
館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  
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  
道周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  
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為來哉  
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  
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  
位尊苟或垂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  
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宴廣  
秦封益後牆初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  
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麇出非其時麇鹿同群孔不  
自聖麟不自神吁  
嗟麟兮夫復何云

宋石介撰孔道輔擊蛇笏銘天地至大有邪氣干

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

而若天露也祥符某年寧州天慶觀貞武像下有蛇

妖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

祇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

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技擊

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

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觀白日故不能肆其

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

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

於人入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

世而長在在亮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

卯乃在齊為太史簡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朝

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

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遂鱷魚文為段太尉擊

赤墀笏今為公擊此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

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山任子齊刑明距董偃

折張禹劾梁冀漢室又佛老以聖德行鱷魚徒潮

患息朱此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

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

下有罔上欺君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

之上其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

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

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夫廟堂之上無奸臣

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

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

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

有人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

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諫

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下斯笏不藏

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蘇軾撰雪浪齋銘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

蓋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

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

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有玉  
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  
言四月辛酉紹聖元年

元黃潛撰濱國張文忠公祠堂碑銘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

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鵲山之陽歷山之  
陰號曰雲莊公自參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  
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沓至皆堅卧不起文皇  
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道行御  
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  
官厯三閱月而薨於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  
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吾先世大墓吾死  
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  
今秘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  
郭氏祔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為  
間者四堂居其二而室居其一妥神有位物器備  
完歲時歲事饋奠惟謹以潛忝綴公門生之末俾  
有述以告來者潛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  
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彊讐伏而盜賊化為良民為

御史則抗言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  
府將勵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事

輒時政之弊萬餘言力非權姦幾蹈禍而不悔在  
中書則諫止內廷燃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暨

法西臺屬關右若饑一以荒政為己任有禱於  
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橐斥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

輸米授爵之令用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  
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為區處慮有司怠於

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  
以少甦者雖甚衆而公竟以憂勞悲感奄及於大

致捐館之日奉元鼓樓梁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  
若隕星者民之無祿庸非天乎事聞制贈公摠誠

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曰文忠卹典之優異先帝

憫悼深矣公所務學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  
亦無所苟仁宗時公居禮部為侍郎尚書兩持文

枋克廣賢路深契上衷新進士街刺來謁輒拒不  
與為禮書方寸之紙令閣人諭之曰但思報國無

以私謝為也所撰著施於朝廷行於四方萬里人  
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蒞民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

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蒞民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

立祠直道以匡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祭於  
人丞文學議論存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之祀於  
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為最久從  
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為之咨嗟歎息過而見其  
平生釣游處池深木寒猶將低徊不忍去况登斯  
堂而仰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  
名教殆非小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  
其親哉潘遂不敢辭而序其槩復為銘以系焉公  
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閩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勒諸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  
闕於祠事者此不著銘曰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  
之幽幽水清且連孰適公歸而止於此使者在門  
公不為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有命責然來  
思曰予赤子汝饑予哺庶幾當宁寬是西顧盡瘁  
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宮公  
像在斯皇皇卷服生氣凜馬過者必肅

**國朝李濂雪霽草堂銘**

志曰山東山相豈不信然  
哉問閱載籍若丙魏之在

漢房馬之在唐王文一止蔡文忠張忠定吳文肅之  
在宋皆齊魯之產也濂切從大夫後聞長者論國

朝人物其在山東則丞捕少保昌邑黃公福少師  
武城吳公中太子賓客東阿張公本行軍司馬  
城樊公敬豐功峻烈照耀琬琰於戲盛哉河南按  
察副使雙巖樊先生嘗述其曾大父司馬府君當  
宣廟特鎮撫濂寧往來故里闢草堂而憇焉偶值  
霄霽因以名扁歲久堂圯比即故址而新之且屬  
濂曰昭先德示後昆不可以無銘於是濂不揣寡  
陋為之銘無致期望之私行見雙巖之勛澤與諸  
公相後先而並垂聲光于無窮也銘曰海岱炳靈  
篤生雋英邦家之楨簡注文皇禁闈春坊納言  
廟廊出將擁兵鎮撫濟寧密邇鄆城乃構草堂啟  
瀧之陽叢柱修篁維時冬晴雪霽景明駐節怡情  
緜野無塵萬戶同春臥雪何人戎暇而過載詠載  
歌醉舞婆娑昔萬石君下車里門曠施雲屯裴公  
在唐建綠野堂桑梓輝光司馬憇鞍鄉人聚觀故  
舊交歡草堂徘徊手植三槐式峽方來曾孫憲臣  
身冠嶙峋襲芳播芬家學範模冰檠同符  
終始靡渝肆新斯堂貽謀允臧子孫永昌

議類

唐高郢撰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

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  
掃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  
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  
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  
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奠禮仲尼  
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  
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  
公以非禮魯謂吳天上帝亦何誣乎奈何使魯人  
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禮  
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  
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  
知矣又恐來者以祀宋用王禮為從因言祀之郊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祀宋二  
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  
能天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  
其常法是謂大毀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  
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議樂

之道則可矣於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  
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  
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  
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  
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  
若享非禮之衰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  
成康祇以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  
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  
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伊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亦  
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  
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  
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  
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  
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入  
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  
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  
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  
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  
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



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  
益之則可拒望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  
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  
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  
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國朝**宋濂撰孔子廟堂議孔子之言禮者咸取法於

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  
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  
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  
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且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  
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于洗  
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  
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  
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尸內拜安尸尸  
酌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  
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  
面再拜開元禮儀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處官  
皆西向是猶去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

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  
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

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東向以依神士結茅為  
敢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

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  
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擗士而

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  
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蕭  
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鄉代之庸非簡乎古者

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  
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

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  
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矩則以為樂祖祭於馨

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  
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文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

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  
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

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  
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

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  
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  
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  
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  
廢幾弗恃禮意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  
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  
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  
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絲湯不先契文武不  
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  
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祀享堂上顏路曾點  
孔鯉父也列祀無問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  
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  
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  
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  
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六歲之樂乃先儒所謂  
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  
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徒佛儀禮饋食篇  
節文為祥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

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  
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循河瀆之宗  
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  
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  
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  
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  
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  
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  
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  
太公望周公暨稷契黃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於  
先王天子公卿所官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  
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  
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  
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時乎昔周有天下立  
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夏則以舜夏學則以  
禹殷學則以湯康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  
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祀享焉  
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王廷相上巡撫陳公治礦盜請普觀民之為盜有

切於身勢不得已而為之者亦有無賴惡少不事  
生業習於下流得已而為之者是人也豈其天性  
有異於人惡生好死而樂為之哉良以上無矣政  
而因以失其良心下無法守而漸以成夫偷俗故  
爾是故古之明王每急於安撫懷來之實以養其  
樂生之心不憚於提撕警覺之心以懾其放曠之  
氣故風俗淳厚而盜警不作使為治者不務乎安  
輯保育之勤而惟事乎攻擊捕滅之術激而群聚  
不逞弄兵潢池雖而武宣威以威平勦之功而良  
民荼毒亦慘矣豈為政之上策也哉邇者竊礦之  
兇俟已投首未起之黨者為寒心此正平定安輯  
之時不宜深求過計以激其反側而與其擾攘也  
何以言之哉定亂畧之後而猶督捕之急可以致  
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  
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  
夫郡縣之吏皆望觀於上司之意向而為之也使  
一賊之赴而功賞之頓加一策之得而顏色之遇  
及由之因以市譽因以進秩相效而起奔赴恐後  
仗劍率衆四搜於山澤萑葦之間無虛日矣嗚呼  
盜賊橫行之日為之殊可以立功而安定之後定

牛煩擾爾故曰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此  
盜之令雖出於官府而執兵驅捕則藉於民快此  
等小人惟利是計使在上者不此為急則刑罰清  
明良惡區別彼故不得緣之為奸一或偏重而惟  
賊之是得則死生真偽由彼是任指攀無辜投檢  
財產肆行而無忌矣故曰可以致使捕者因之為奸  
夫禁盜所以安民也盜得其真民斯安矣聞風而  
捕者無為盜之實妄攀而捕者無可據之賊挾讐  
而捕者多所誣之罪非以安之實以禍之矣况鷹  
鷂狼虎之吏惟欲多所捕獲大張聲勢以要奇功  
上司隔遠一時不得躬訊祇憑巧文不知欺蔽真  
正之賊一而良善之民十狂淫如海玉石俱焚貧  
弱之家無所控訴豈不哀哉故曰可以致民不得  
其死者多夫治盜之要藏其渠首解宥黨與不直  
入心易安亦且地方省事此古今不易之大道也  
今大寇既平宜稍示休靜以安餘黨失此弗圖更  
加嚴治則郡縣捕巡之吏豈能一一斟酌事機根  
連蔓結窮極瑕隙激而成變勢亦或有海翁之於  
鷗鳥非必畢羅彈射之加也一有欲色之意已駭  
翹而不下矣况靈於鷗者而尤親觸其必死之機

有不駭而變者乎故曰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  
安嗟乎今山東之所患者其勢亮志繆未有大於  
礦徒者也聚之則千百成群不敢逼捕散之則一  
夕解遁莫可蹤跡以愚計言之當以不治之法治  
之則不期靖而靖矣何以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礦  
而已使洞無可入之隙彼何所利而為之故首當  
責責於塞洞凡塞洞之法不一有以泥塗於棘茨  
之上者有以巨石加灰泥者有以堅築土壤者此  
雖費工可以經久不得易開今之塞洞者一切苟  
簡為之惟填巨石於洞口繼以小石補罅而已故  
礦徒之來一時可開彼知利可易得故風行電掣  
三兩日夜其事就矣此及官府知而捕之彼已得  
利而散故曰當責實於塞洞夫今礦徒多四方來  
者必得近礦之家以為住歇之處斯蹤跡隱蔽糾  
聚可成不然則易於敗露彼烏敢肆然為之故次  
當保察於近礦之民使之十家為保保有長十保  
為總總有保正使一保之中各相覺察但係面生  
可疑之人必妥追求所來之自使之不得潛避為  
奸有司乃委公平廉能之吏不時巡察以捫擿警  
覺保甲之象如此則礦徒既不得與近礦之民相

緣為奸而礦洞又不得一時可以易開則竊賊  
心漸以自阻而捕治之吏可以不用矣故曰次當  
保察於近礦之民漢渤海多盜郡吏不能平宣帝  
拜龔遂治之遂曰民之為盜困於饑寒而吏不恤  
故爾臣請有以安之至郡罷捕盜吏與民休息諸  
特餼擾者勿問於是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而為良  
民所謂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者此  
也今之議者曰民以間有弓矢之便喪鎗之利故民  
易以為盜欲嚴法令以禁之非官司不得造作愚  
竊以為為計之過者矣弓矢矛鏃之利民賴以衛家  
禦變也百姓不得具於平時一旦值有寇盜之警  
不過束手就執而已是盜賊所禁而得以恣行良  
民窘束而反以受禍今之不善無過於此况民之  
為盜由其有不得樂生之心不在於蓄有兵器之  
利使其生樂矣雖百千有利彼亦知愛其死而不  
為矣鈿種之夫斬木揭竿亦可以亡秦又何必待  
於長鎗利戟而後為之哉漢公孫弘言於武帝曰  
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挾弩矢便  
帝下其議吾丘壽王對云且弘所以為禁者為盜

賊以之攻奪也攻奪之賊知死而猶為之者大奸  
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  
良民以自備而抵去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效也帝  
以難弘弘誦服是弓弩長鎗之禁便於劫賊而不  
便於良民古今之所同然如此嚴令祭之似所不  
可大抵事勢之變懸于機緩急輕重未之差而  
機隨以低昂事因之成敗其關係於政也大矣而  
不可不熟思審處以求適當其機也若夫詳其術  
以止盜而捕不冝急宣其惠以恤民而兵不必禁  
此正今日事機之會也伏惟採擇所冝行之則地  
方幸甚  
謹議

論類

周履禽爰居論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

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  
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所  
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

折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由氏之  
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

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

勸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  
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

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  
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

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  
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

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

者也有虞氏報焉村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  
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

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及前

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  
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植也及九州名山川

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  
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

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  
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  
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下季  
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  
笑為

**魏高貴鄉公顏子論**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

不喻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  
以慤慤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効也設使天  
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  
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  
子詳覽之焉爾

**梁沈約辯聖論**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

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  
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  
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  
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

**辯類**

**唐陸龜蒙象耕鳥耘辯**世謂舜之在下也曰于歷

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  
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  
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  
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發欲深獸之形魁者無  
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  
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  
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  
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  
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  
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

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宋**

洪邁有若辯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

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了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若君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

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

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畧等此又可笑也

**元** 羅泌歷山

辯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

即謂歷場雄所云登歷觀以逕望者樂史謂在偃

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媯水汭水媯南汭

北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

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謚二

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

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

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

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為即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為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媯水而遷就之夫河中乃帝

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遠矣耕  
漁之時徒以替更不順暫即荒野顧非日後就敗  
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未  
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  
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  
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  
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里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  
山有四一河中二齊之歷陶陽縣三冀州四濮之  
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為是今  
曹濮間有舜豢龍并定陶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  
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援神  
輿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  
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里今濮之雷澤  
西北六十里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  
池因稱姚墟郊謚緣之皆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  
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里有堯城祠云  
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里為舜  
城有舜井有歷山上立元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  
兩帝南巡所至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  
一山多村因謂歷山而以具區為之雷澤以其

有大小雷山也三介甫從之安矣夫使帝果南巡  
至是亦何豫耕漁之日邪日以姚媯之名任在而  
是今之西城故有姚方媯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  
本亦謂媯墟舜所今在西北城今長沙縣有瀉水舜  
所都而上虞之損石號為公嶺會稽又媯水三撫  
之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為媯降之地祝阿故  
縣又有樂水俗呼媯姜水百有媯英之廟水原山  
上有帝堯祠下開大穴為之舜井堯之泗源又有  
陶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為亭山山下漏澤方  
十五里指為帝之所漁不亭山此自姚墟謝息之所  
遷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謂是太湖故寰宇引  
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謂是太湖故寰宇引  
尚書釋言謂在震澤若陽漢漢澤縣墨子則言  
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為烏鷄  
切矣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  
陽岳之阮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  
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岸二十有想思宮望帝臺  
志為二妃之迹冷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  
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  
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侍



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

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

入民純朴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為漁充濟辯予既

父辭莫不以為虞帝之臣豈盡信邪充濟辯證三

江而充濟截河之說今十未折夏書泲水東流為

濟入于河溢為滎又東山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

充濟二郡正以是名濟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

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以謂濟繇滎陽東過魯之

西至樂安入海况山出王入河始釐為二而杜佑

李吉甫樂史實華和樵車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未

旱塞不復截河南而濟以水經依取禹貢為疎故

唐高宗問許敬宗內而濟潔達于河何今濟潔斷

不相屬對曰充濟曰日入河伏地南出為滎澤又

伏而出曹僕之間以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敬宗

達濟不言合潔潔曰小絕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

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濟南諸名為出不出審是

無復滎水洎出滎口有謂濟南諸名為出不出審是

一蔽也佑說河南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

時衆流湊泛濟適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伏

流之說然禹必不一時暫溢之名疑後世夫水

之所出亦自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

郭緣生於河上源遇書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

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同源不異物之不同猶

鈔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

入地伏行達陽而遂溢為滎爾今之歷下等處發

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

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

且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病以今油水固不同情九

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為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

涇渭分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

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

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充入于河其文亦止于

此而溢為滎之上當更有道泲水數句說經不通

為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

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

灞水金鐵皆漏酈延之江日夜流脂弱水弱毛窮

黑溪玄醴悉唐制角畔怯腐手蓋亦謂之無哉窮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桑梓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

以為晦明蓋指嶠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  
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太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  
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  
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  
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既而言之  
魯南山穴之說正自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  
水以薄空桑則為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  
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固  
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  
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  
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  
居梁離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顛  
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  
稱而小顛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為成陽故成陽曰  
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  
宮即武帝之太時也顛項繼少昊者故世紀顛項  
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遠以窮桑為  
在魯地至稱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類達云言魯北  
者謂窮桑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墟  
遂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而妄之

地云... 既在... 志云... 登帝位非空桑也

**國朝** 宋濂撰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

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  
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  
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  
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  
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  
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  
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  
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  
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  
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  
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苦主公  
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  
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  
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

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  
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  
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  
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  
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  
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  
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  
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  
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  
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  
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十一月者可乎  
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  
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  
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汗齒牙可  
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  
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  
孔子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違之理之所在  
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  
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  
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

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  
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  
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  
七十有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  
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  
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  
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  
者過矣曰子之言辨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  
之疑也向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整  
但徠之松以為煤盡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  
受春秋者詳焉

傳類

唐李商隱撰齊魯二生傳

程讓字蟠之其父少良

徒畜牝馬草一羸松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  
就迥遠坑谷無廬微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  
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卹商鞅與涇海近出入天  
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贊以萬數每旬時婦妻

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人鬻  
運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  
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推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  
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  
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  
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  
以此為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敢出約不相  
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賢轉與鄰伍重信義  
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盡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閉  
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  
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  
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  
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率負  
給薪木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  
與鮑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  
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人  
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鞞紳  
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其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  
諸生其里問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學息其貨  
數千復致萬金驤司不以為己有緇契管健雅什

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切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  
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劉義字義不知  
其所來在魏與焦濛問水田滂善任氣重義天龍  
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  
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  
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  
責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沽聞韓愈  
善接天下七步行歸之既至賦水柱雪車二詩一  
日居盧公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台任見義拜之  
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讀  
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  
齊魯義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  
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  
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元楊維禎撰鮑孝子傳** 孝子山東鄒平縣人名興

張公臨至元問由丘園官至祭酒布衣時讀書長  
白山中因以自號至今鄉人呼長白先生門人顯  
者為狀元張夢臣中丞張朴大叅張誠李憲等凡  
數十人與父幼育外家及聞長白公遺風濡染其

流澤以奇童稱長掃除貴家子弟統綺習勅身修  
行以讀書問學為務至正間隨父宦遊浙上值兵  
變替難於松輒詭名氏逐時以事轉貨母王氏病  
罄資求名醫母喪三年守墓不入私室哀毀形骨  
文人不堪其難三年服闋復理轉化術慮其父缺  
左右侍置大艘舟一具拊擋家物共載父隨寓為  
家父名隱字起之浮游湖海因取先裔玄真子漁  
柴號漁樵主者鐵史曰陶朱公端木氏皆用世之  
才不幸仕亂世有不能周身者輒退而積居與時  
逐然未聞二子孝而克養其志於父者也史氏載  
貨殖具四德曰仁曰智曰勇曰斷鮑孝子之轉化  
吾知其仁矣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於平  
鮑孝子之仁豈直  
施於貨殖而已哉

揭傒斯撰鞠園先生傳

其先萊蕪侯曾點居魯南  
武城西漢末十六世孫據不仕新莽舉族過江家  
言陽唐咸通間徙上查五季間散騎常侍輝遷時  
政未豐之曾同祖常侍先生常侍十二世孫也祖  
季朝儒雅君子父克寧風流文雅儂好義交游

英達常從朱宣撫援蜀以功授連功部鹽泉縣主  
簿兼尉子三人先生志幼諱志淳字亦程年未弱

冠簿尉拾部事二兄循循自飭出入起居同其欣  
戚奉兄如奉父無有一毫拂其意者天資穎悟博

物洽聞上沂孔孟之淵源遠紹韓歐之統緒姚情  
似態屈艷班香本之以仁義澤之以道德為文章

操筆即書宮倡羽和金石鏗鳴大篇短章春容富  
瞻流布於世往往贈炙人口游學湖湘間商確古

今辨析是非論廢興決可否馳騁上下發擷要妙  
出人意表四坐聽者津津然而喜所為歌行序引

傳播遠近一時士夫欽慕先生之所至止履盈戶  
外湖南宣尉趙公辟充遂溪縣儒官秩滿上之行

省遊遊武昌與提舉龍公仁夫交好再調全之清  
湘縣儒官麟洲龍公贈詩云南樓拭目挹秋光傾

蓋他鄉誌故鄉吾道非耶將五嶺先生外矣向三  
湘江城斷酷離筵薄水驛傳籤去棹長回會青原

文獻吟相期努力繼前芳清湘之士樂聞先生之  
教全守耶律侯禮為賓師每事諮焉瓜代而歸政

調賓州學正以道遠未赴會其姪翰林學士德裕  
翰林應奉巽申請于朝建武城書院中書下之江

翰林應奉巽申請于朝建武城書院中書下之江

翰林應奉巽申請于朝建武城書院中書下之江

西行省俾曾氏自推儒而賢者主領教事於是族  
黨僉議共舉先生為書院主領教育同宗之子弟  
及鄉里之俊秀長育成就皆彬彬然為時令器薦  
名春官者亦有焉先生所居有山林之勝晚節優  
游宅傍多種菊學者號鞠園先生其子南式莊  
肅溫粹尤篤孝敬業文有聲嘗授徒金陵學者稱  
為翰畦先生其諸孫先聖林廟司樂秉彛嘗從子  
遊屢從秉彛見先生鞠華園贊景十卷三復不厭  
仰而嘆曰先生之文得歐蘇之趣歌行有太白長  
言之風今欲強起先生而先生老矣其孫用先拜  
予於豫章芳年妙質才俊氣清佳子弟也仍至元  
庚辰先生以考終壽八十有二嗚呼先生之德之  
才之美未究其用大其有待乎論曰萊蕪侯之後  
盛於魯西漢之世尚書列侯太守將軍往往有之  
王莽篡位舉族過江始家廬陵子孫殷樹歷晉隋  
唐宋以來咸以儒顯衣冠蟬聯迹其忠恕之澤儒  
林之福祚非淺鮮也謂其夏后苗裔豈不然乎秉  
彛蒞事孔廟嘗與後斯言躬祭鄰國公墓創建書  
院上之中書請列學官訪問近歲無曾姓蓋南  
遷之故也鞠園先生蘊廊廟八輔之器發冠冕珮

王之辭曾示施之於事惜哉然以斯文  
衣被後學侈矣莫之與京在其心以云

王惲烈婦胡氏傳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

二子南戍秦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啞  
平左髑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  
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  
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携幼涉水而  
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為採藥之軍中  
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  
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嗜胡柔懦者也非不  
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  
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  
言方之太山魏婦何壯毅哉

國朝宋濂撰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維

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  
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猶恒取以為則年及壯用  
推擇為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  
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

庵廬其側藉苦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還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翔雪頰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問師韓泰亨帥闔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何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以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爲儒今擢禮部主客主事云史官曰李壇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童也易之明夜遁悵悵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益塲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與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會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

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  
**毛德玄傳**  
毛聚德玄者

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爲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邪何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瘦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蹠走出山乞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極將及壙詎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極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殯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壙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家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絃綆皆好學絃今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慎同官相友善史官曰孝弟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謂哉萊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禹書春

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烏可以  
習俗古今論邪語曰為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  
可稱矣其子孫  
殆將有昌者邪

程敏政撰慕青餘民傳慕青餘民者姓樂氏名均

人生而益厚端愿不苟讀書務明理斥口耳之學  
元中統癸亥益都守臣強之仕力辭不受令徒嶺

南橫州均用即日就道怡然抵橫卜居州東衣錦  
坊手自結竹以居題曰竹廬非其力不食越數年

橫州路達魯華赤薦其學行薦為儒學提舉均用  
泣下再拜曰某無似不能為更化之民幸得免罪

至此以養殘喘足矣今辱以儒官舉豈其志哉事  
乃已因號慕青餘民蓋以益都古青州也皇慶壬

子六月十一日卒于橫壽七十有九妻吳生良興  
良興生敬嚴敬嚴生士容士容生章國朝天順

丁丑舉進士歷官禮部主客郎中上距均用二百  
年矣當時父老漸盡無能言其事者而敬嚴之妻

陳嘗畧聞於其姑梁則舉以告章曰汝謹識之章  
以予職史氏請補為之傳論曰元甲統壬戌李壇

以三齊歸宋元使史天澤復陷之以董文炳經  
山東三齊士民稍有材藝者無不樂為之用而  
君獨以此時窺身嶺南其耻于此面事虜不言可  
知自號慕青餘民可悲矣而亦因是可想其風  
節之孤峻較諸當時背宋竊富貴者雖得志一朝  
至其子孫或羞道之矣然則士豈可以夷狄患難  
而易其  
所守哉

雜著類

漢東野環撰東野氏世系昔吾先祖后稷姬姓諱

窋失其官守竄於戎狄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  
克修先業往遷於豳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

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  
高圉生亞圍亞圍生公叔祖類公叔祖類生太王

徙都於岐太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作邑於豐文  
王生周公受封於魯周公生伯禽襲封至國伯禽

生魚授東野田一成以自養魚生宗世居東野因  
以為姓宗傳至質計一十八世矣時當戰國遺楚



滅魯幸而天意不絕惟質得存以免禍自竄東吳  
至秦末而還魯於是懼其綿遠失其真傳特命環  
考訂譜牒編為世系俾本宗支庶秩然不紊為後世子孫者奚可不知所重邪

**唐**牛僧孺撰齊誅阿大夫語齊威王謂阿大夫曰

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  
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為近邪夫宮中之近不  
過為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  
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  
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於外不必  
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此吾所以藝  
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  
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宦之明莫盛  
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程晏撰齊司寇對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

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  
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

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  
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  
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  
不甚於蚊蚋千嚙乎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下  
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  
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鼷鼠乎食君之  
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  
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尹將鼓耳搖尾以  
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  
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諭竟坐司寇以不事晏  
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鼷鼠於齊矣

李甘撰濟為瀆問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于温

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無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  
張無風或毀舩殺人得清淇洄漳之水不加深別  
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  
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  
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  
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

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汝而東終能發山輪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脅涇渭灃漆汾洛伊心之木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羞也

執事豈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柳宗元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其中書門下狀賀訖其奈居未屬特受深恩踴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或宣王復古之勳吳鄧寇取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慕以昌鴻業廟畧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准有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服恒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况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獍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

四海無虞遂令率上之人盡識大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傳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先垂後祀輝映前王勳化允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亦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孔温裕請修孔廟狀右郵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温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尊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即素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俱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歟都發脩營徒瞻數仞之牆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缺於釋奠而捐讓頗系於桑童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聘饗俎豆之設常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煙墜臣忝為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贖不擾州縣所需獲遂幽懇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郵曹濮觀察使牒奉勅鄒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温

裕雖持戒律宛有家風屬其車之方殷飭聖明以弘教牆新數伊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

劉禹錫為裴相進東封圖狀集賢殿御書院開元

按開元十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嶽聲明文物振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祖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至於續畫躬自指搗徵丈氏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真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睿情一覽遐想玄縱臣叨榮迥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吉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窮之年身恐不見疲羸知際感激殊深前件圖謹差集官某心謹詣光順門奉進謹奏

李坑生徒擢塵判曲阜縣申孔禮教授生徒仲春

有塵落醜中官召先食有壁之飯恭友仲容借恭於失禮公公不知將祭州科罪省斷雪

帶龜蒙地鄰鬼繹奄中禮樂仲尼之盛德不渝闕里詩書洙泗之英規尚在孔禮家承道學業宗詞材黃金滿籬白玷無瑕泮宮制羽方宣鳳德之儀沂水騰鱗再起龍躡之教壇花啓杏設絳帳而橫經市葉抽槐據緇帷而闡教經來斯講式崇函丈之規龍見而雩大備嚴禮之禮頌恭躬余宵跡齒嶺門叨承俎豆之間竊聽絃歌之末受崇尊祭乃肅染盛方執爨於吳樸忽飛塵於范蠡節仍未飯豈可先嘗神且將歌寧宜預食不恭之罰罪合實於嚴科無禮之刑理或存於宥過州司忽罰頗涉深文臺局寬刑寔尊平曲

蘇俛着服六年判兗州人平辨受業於田才才亡

為違經越禮妄造異端禁錮三年辨妻遺少女上策稱免庶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藏壁之書學市攸開几筵爰設故得詢疑請益還

如北海之前函文樞衣更似西河之上平辨雪川童子闕里諸生常因閉戶之勤預受顯門之業庶

祈榮於青紫希變彩於朱藍日就月將罰水之恩  
何極陵移谷徙頽山之痛已深舊宅凄清空闌絲  
竹遺壇寂寞無復琴歌嗟二物之長收顧百身而  
奚贖方思重服用表深衷一對松楸六遷檀栢曩  
特儒艸喜遇祥鱣今日凶廬悲逢手鶴論情雖會  
於寧戚據理未允於通途刺史職在宣風政乖導  
俗沉憂六載亦可驚嗟積禁三年固其未得少女  
以銜冤伏奏雅叶於雞鳴大使以紂慝彈豪正諧  
於隼擊即宜錄奏伏聽宸衷同前不學牆面先哲  
之格言以德潤身前賢之令輒孔丘要道逐湯震  
以西來馬融門生隨鄭玄而東去田才地鄰鄒魯  
俗富詩書水接沂川家傳禮樂白珪無玷孤標席  
上之珍黃金可輕獨貴籛中之寶平辨服膺道術  
企足風猷訪顏子於奩中得田生於稷下葉抽槐  
市鼓笥而踐緇惟花發杏壇整襟而趨絳帳一登  
同闕幾積寒暄知十之業既弘在三之教尤重專  
門春誦高臺於是忽傾負杖入歌梁木由其遽壞  
荒階積雪徒窺東郭之蹤逝水驚波無復西河之  
氣師資之禮痛貫幽靈伏道之誠悲深卉木尊昔  
盧於墓側製麻服於塋前檀木不遷移葭灰屢變墳

抽細草撫書帶而增悲牖挂殘絲撫琴絃而求慕  
刺史褻帷魯國剖竹零壇憑熊軾以宣風樹集效  
而振化以為非禮將作異端不樹小堂之陰翻行  
讓棘之酷昔門人子貢廬於孔氏之墳弟子叔然  
制彼鄭生之服六年不釋於禮稍乖三載錮身在  
情何忍但以事符公冶繫行獄而多年命彼隄繫  
仰鳳闈而長叫庶使郵星整俗驛傳宣威正身冠  
以觸邪下烏臺而肅物女既陳情使又彈非指簡  
載馳雪身無路兩頭今既發覺一  
面何所逃刑宜降未轡用直丹筆

陳子良撰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也梁文皇帝之玄孫都陽王之曾孫也都陽嗣已  
之孫定襄侯之第五子也孤清闡於天潢分喬枝  
於若木君降生早宿挺質珪璋孝友温恭仁慈亮  
直其形曲而雅其神俊而明耽思羣書研精無盡  
盡人間之能事極天下之奇才江淮貴遊獨無袖  
袖故可以坐觀羔鴈俯拾朱紫至如南山為志不  
能北面事人詩書自娛耻與灌絳等列泊有陳  
馭西遷于隋而兄弟十人白眉斯在棠棣之詩

等姜肱君子義之高其行也屬皇朝有道咸序  
紳乃拜吏部員外郎東宮學士冀州司法參軍  
部員外郎新城郡東曹掾從班列也君蒞政  
咸熙度績所在遺愛置言成範至如綴綬之  
萊之客莫不聆嘉聲而雲萃食德音而風趨  
曩號措模王商昔稱賢智方之茂如也適應  
常伯超補台司如何靈祗感我明哲春秋五  
五大業九年二月十五日卒於新城郡之官  
咽哀哉余與夫子頗有親連少莫逆既同  
彌篤網繆非無陸機之書尚有鍾儀之操誰  
吉奄遂隙駒嗟乎盛年何晚促之如此也  
哉昔之絕絃軫歎聞笛傷心余雖謝古人寧  
慟是知身歿名存定由著述况復故入景行  
泯之敢以聞見乃作誄曰嗚呼哀哉粵若高  
造惟梁德侔五帝道冠百王赤眉作梗黃星  
有矯之後應運遐昌君之顯考耻為委質在  
高居寶坦逸篤生夫子如披雲日儀形信典  
本實機神電舉雅調風生懷同照乘有類連  
逾班固才冠劉楨金湯失險天賦有陳幸之  
預沐泉民青蓋西度系氣東淪依茲去

秦梁亭之郊忽傾風

到結廬狎鳥穿池憑霧

十人義聲咸布爰隆

綸綬特預銓衡龍樓振藻

冠馳名俄居郎署非朝擅美含香趨奏事禮承

抑抑威儀彬彬文史涪水既臨鄴城是面視民如

傷事心惟戰周震善政潘岳能官企彼前哲顧已

非難余之室人君之從妹加以篤款頗蒙提誨銘

之在心沒齒唯佩契關隴連翮冀代余任主簿

眉山之川亟會琴臺燕遇名賢花朝月夜置酒題

篇近之新城暫申累日謂君積善永保元吉不言

別後忽嬰斯疾如何清輝奄辭蘭室嗚呼哀哉承

計驚惶聞喪慟泣前悲未盡後哀仍集白馬不追

素車安及悲人世兮太促歎死生兮異路玄壤冥

兮難窮黃泉寂兮易暮客位空而聚塵書臺掩而

生靈嗟古人兮神交念往哲兮虛通淚有竭兮心

尚感聲有止而哀無窮宿草哀哉凝秋露白楊慘

兮生悲風痛魂遊兮安在徒醜酒兮招空哀哉

宋王欽若修孔廟狀

京東轉運使資政殿大學士  
尚書兵部侍郎知通進銀臺  
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欽若奏諸道州府軍監文宣  
王廟多是摧塌及其其中修葺完葺者被勾當事官

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為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况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貴亦以睿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編走羣望豈可泮宮遺烈教父靈祠頗闕修崇久成廢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為置對之司混播捷於絃歌亂控枯於蓬豆殊非尚德有類戲儒方大振於素風聖俯頌於明制欲乞特降勅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權毀毀處量破倉庫頌子錢修葺草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克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內居住所貢斯文載耀學校彌光克彰鼓篋之風用洽舞雩之理中書門下牒宣令逐路轉運司遍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

### 蘇軾登州召還議奏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一月某日朝奉郎前知登州

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且募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之其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昂為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以軍政不肅擘畫奏乞登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二處去年本路安撫同人更差登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遠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緣元初創置本為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藝分弱以啓戎心而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虞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登海四指揮兵士不得差往別

州屯駐

### 顏真卿守平原說

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

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歷試人材亦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唐至中世

重肉輕外大臣非以罪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亦以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不可不為鑒戒

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

孔宗翰請增林戶狀夫子墳林今一千六百餘年

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為盜賊斫伐州縣既不蓄意看林戶又以減省洙泗之上識者傷嗟方當朝廷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惠澤鄒魯聖師之地衰歇如此臣昔在慶曆中曾記一事梁適知兗州日乞

以廟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

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贊仲淹而鄙得象

象跡入誓宗遂詔如舊

**元羅泌魯郊覈**魯不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

矣白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而成王報之以人臣不得用之禮告神考說者於經不得

其證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約為所主非常之禮非常之功者以扇之而聖人之意益以惑夫

魯之郊禘其非禮亦明矣當僖公三十有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難見

也是何說者猶以為未失郊禘豈諸侯之得用哉今也郊禘之名既同而汲汲然取其禮之小異者

以為可掉替邪周郊吳帝魯郊五帝周禘帝魯魯禘文王周郊日至而魯之郊孟春周牛以騂而魯

之牛白牡此果魯之疑其僭而自為之制也周祖后稷故禘帝魯魯祖周公故以為禘文王日至天

帝用事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以為禘五帝豈以無書三月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為

得正無譏書用禘為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言帝祀以言廟不忒則無爽矣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

天道矣何謂春秋不儺而享祀之不忒乎皇皇后帝后帝非威仰矣享以騂義騂義非自牡矣騂猶

赤春公羊明文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矣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綱乎日月之常

有交龍交龍之旂無日月周禮王達太常十有二旂而龍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月升龍降龍

工記孤旌在矢以象孤蓋張旗以孤韜孤鞬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孤鞬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名旂而實常魯之為制固已無毫末顧矣周禮在魯果可信乎立五門設六官此春秋所為作予既論之而世未之明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月以寅矣而穀梁子猶以為自正月至三月皆郊之時此經所以無書三月之郊宣三年之正月特書牛死乃不郊則它歲牛不死正月郊矣正月之郊乃建子之月也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上辛有事上帝先生季辛而畢自襄公來未之有改則魯固十月郊矣畢乎季辛則十一月矣故雜記曰正月日至至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至有事于祖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郊天而配以稷此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位以六月祀周公於大廟今孟夏也獻子蓋將以尊其祖而以夏吾有事此亦徒以二至為重也彼見魯郊不過三月則以為啓蟄而郊凡其及稷則以為祈農事一何鄙邪雖然定家以來郊皆正月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僭明自後世非成王與周公斷可識也魯用一土者禮樂予既言矣今得而卒

其說

虞集題堂邑正衣令去思碑後至大二年夏五月

舟過會通河會河間運司括行舟取鹽海中涂亦為津吏訶止令民於逆旅之主人未具主人曰起公府有急逮至有衆避長席予之予更他席坐察來者意甚沮相顧曰張令在寧有是哉予因問張令如何皆進曰官買物數月不予直民寧不願待願歸治生而縣益亟追以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吏而又徵我曹今道路府史之費且十倍吾安用得直為張令時官有徵買皆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當賣所有者主名即受賈書牘期某日以某物詣其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壯無狠鬪即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問即攝牘置案上一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姓名縣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鞫治承罪謝去以為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更舍中



民為訟使兩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為已利至  
是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圃令去稍稍復來矣既  
而予憇道傍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囑皆依樹  
坐久之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  
者爭言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有戶小賦寡力不  
足自致府者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  
民悉自致所賦詣令令總其戶之所出親至府上  
之而大家亦無後期者今去為太子文學吾賦為  
鄉正里長徵去隨用之不以入官期既迫官疏不  
入賦者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寧  
復有張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吾友八濟  
南張希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為堂邑  
人作張君去思碑因錄著其後云君自文學  
為監察御史遷翰林待制今為右司郎官



楊崇題崇恩堂卷後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

孔子以六經之道為教而萬世之治亂繫焉  
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聖人之道  
蓋自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謂其後  
對其後以崇德象賢其崇德厚祿可謂真天也

為無窮者歟我朝常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  
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為眷厚其秩秩二品世襲爵  
邑雖仍前代之舊而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  
昭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  
兩致縉禮多儀具著為令彥縉躬膺眷遇以謂褒  
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  
里句其盛哉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  
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况其子孫乎  
况帝王於先師之胤乎昔唐肅宗東巡至魯親  
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曰今  
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  
尊師重道今親臨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  
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  
孫焉有斯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  
之知所本乎異時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為仁  
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為書之以系乎諸  
後作之

宋濂撰王宗哭聖字辭

王生璽字宗器其先太原人

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

三既上南宮未試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

成稱旨擢史館編修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

肄業詔翰林老臣為師同時而進者凡十有七人

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許其優劣日命光

祿寺給饌簋酒漿每當食青宮暨親王迭為之主

而璽等侍飲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

左矢鞍馬之頒蓋不一而足近又使璽攝御史廉

察河南通迨歸奏對益稱旨上說謂近臣曰文華

堂諸生如璽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才也其期望之

重如此璽嘗從予學故來以字辭為請余因序璽

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璽能聽

之必上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宗廟

之器責重實殊夏有四璽燕用六瑚周云八簋異

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

嚴奉明禋人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上卿文章外

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句度

經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璽名父師所望出

徐有貞謁孟廟辭

魏魏秦嶽厥有孔聖出嚴巖嶧山

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既想麟經絕筆術變中

商道亂揚墨人心陷溺其於洪流夫子極之功與

禹侔一則曰仁二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

黜者霸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外長伊予小子

去後千禩學子孟之學事禹之事事也匪易勉斯成

之訓矧敢或忘河決既治導山及鄒載訪林廟來

觀來游爰暨蕃叅亦有雲孫敬將釋菜蘋蘩必芬

浩然之氣凜然如在尚界予明傳心千載

李儼弔手植檜辭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

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修復我皇

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

考之誌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

榮於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

焚燬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

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

十一歲為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頌

為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是也然則他日之復

生其可以必也夫為辭以弔之曰維茲之檜兮鬱乎

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兮左幹象

乾膚文隱起兮一如糾纏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

蔽虧日月兮凌厲風煙嘉種特異兮林良孔堅根

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服兮泗水滋源鍾靈

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

木之可比肩載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

日月光食兮車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

燬兮元氣鬱而蘊精迨靈雨之既零兮萌蘖勃乎

興奮與惟聖道之光天兮與天地而同以冀茲檜

之復生兮歷  
萬年而弗朽

楊守趾撰許東魯哀辭

繫太岳之苗裔兮始建邦

世蔓延于東魯惟哲人之挺生兮幼岐嶷而青揚

好脩姱以自潔兮襲前烈之遺芳朝馳騫於義路

兮夕翱翔乎書圃扈江籬而紉蘭兮攬申椒與芳

杜擢秋桂於蟾窟兮擢春華於瑤林旣離疏而釋

羈兮冠岌岌其華簪朝趨蹕于王堂兮夕余退乎

金馬扶雲漢而分天章兮光陸離其上兮下紬金匱

之汗簡兮師筆削於麟經吾令班馬以執鞭兮與

董狐而爭衡旣明刑於棘寺兮體咎繇之欽恤生

典有虞之二禮惟夙夜其寅清兮昭伯夷之餘年

時國步之屯遭兮皇與狩于北極天悔禍而將迴

鑿兮恐膚情之叵測衆發言以盈庭兮紛甲可而

不否余頽脫而出兮折片言於衆口返罹靈於虞

淵兮吾與羲和而為緝旣彈節於中天兮卒重光

於海隅惟帝心之簡在兮啓黃閣而召余陟宗

作而兼內相兮俾參贊乎樞機許身自此於稷莫

兮欲致君如唐虞朝余入而代言兮暮余出而陳  
謨念重華之濬明兮固衆芳之齊茂吾滋蘭使充  
庭兮又樹蕙之盈畝冀嘉禾之蕃庶兮逝將去其  
根莠彼黨人之偷樂兮貪天功以爲己力估隆寵  
而恣睢兮循規矩而頰僻既植楸以充幃兮又緝  
艾而爲戶不先時而棄穢兮恐其演臭於終古歷  
茲情以陳詞兮惟明主消患於未形憂之適爲害  
兮孰若節其寵而全其生解兵權於杯酒兮又何  
怨讟之能興嘗余言之難入兮孰能信而爲余聽  
衆嫉妬而謚詆兮沾余身之不寧朝發軔於燕臺  
兮夕余駕乎南畿卷中道以改轍兮指西陲以爲  
期旌搖搖而猶未息兮卒返轍于故廬吾固知言  
默以爲容兮耻而不能爲也將息得而患失兮乃  
自棄於鄙夫也納方底於圓蓋兮吾亦疑其難合  
卒盡言以流工兮嘗被君之渥洽苟余情其亮直  
兮雖棄置庸可傷進不得以行道兮孰若退而自  
藏吾結幽蘭以爲室兮植杜蘅以延佇風飄飄而  
入戶兮雲霧霏霏其承宇兮朝懸長松之清蔭兮夕食  
秋菊之落葉怡觴詠以陶情兮日徜徉而容與及  
黨人之既敗兮諒曲突之初言俄君命之荐至

兮返初服之續紛耿余心之既白兮雖九死  
尤矧涇惠之類仍兮將圖報之何郵白曰日忽其  
墜兮雲黯漠而曛黃悲風唳朕以鳴條兮羞哲人  
之云丘軫九重之哀悼兮遣巫陽而招之窮下上  
而求索兮魂迢迢而不歸羅苾芬以致奠兮酌桂  
酒兮椒漿惟生榮而死哀兮雖沒世而不忘辭曰  
已矣哉生何自兮逝何爲兮吾將問乎大  
鈞典刑既不可得而見兮聊舒哀於斯文  
王整獲麟說麟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  
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  
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  
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如麟不至  
春秋將不作邪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  
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  
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  
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  
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  
終邪且旣爲瑞矣又見獲於鉅商何哉然則春秋

身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  
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  
口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鵠鴝來  
巢多麋有域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  
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非所至而有年祥也  
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  
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  
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莫  
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  
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八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九



災祥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志兼之何也蓋春秋示戒也志者紀事也山東古今治亂興亡之迹驗之災祥者代不乏書可弗志乎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人事之脩天變之應有不可誣焉圖政者觀此或有得云

濟南府

漢高帝三年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在危三度危齊分也

文帝七年十一月戊戌土水二星合于危



武帝建元三年春河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天  
漢二年泰山琅邪賊徐勃剽掠郡縣遣繡衣使者  
暴勝之等追捕斬之

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大石起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

圍入地深入尺三石為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是年僵柳復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駐弘以為石陰類下民象當有度人為天子者坐妖言伏誅後宣帝起於民間

宣帝元康三年春神雀集泰山

元帝初元四年濟南東平陵王伯之祖墓門梓桂

卒生枝葉上出屋按伯莽之祖王皇后之曾祖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之象

成帝河平元年泰山桑谷有葢焚其巢郡人孫通等聞山中

郡鳥獸雀聲往視見巢焚盡墮地中有三葢葢煇死樹下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京房易傳曰人生暴雲鳥焚其巢其後趙飛燕姊妹專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并殺其母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食在危八度

○五年二月大司馬吳漢率耿弇擊富平賊徐少

獲索賊師古于平原大破降之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未鳳凰集于肥城二月辛

未幸泰山黃鵠三十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屋翺

翔升降

安帝末初四年渤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

攻厭次殺縣令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元初三

年春正月丁丑東平陵樹連理三月東平陵有瓜

異處共生八瓜同蒂或以為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是時閭皇后

初立後閭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廢太子立濟北王○延光三年二月戊子

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

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慈之異也○三年

九月辛亥濟南歷城黃龍見

順帝永建四年棗州淫雨傷禾稼

桓帝永興二年十一月泰山琅琊賊公孫舉殺郡

縣長吏永壽二年七月復寇青兗中郎將段熲討

破斬之○延熹二年九月泰山琅琊賊勞丙等

郡昭示御史持節督州郡討之十二月泰山賊叔孫

無忌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四年六

月庚子泰山博縣尤來山判解尤來山即徂徠山○八年

渤海妖賊蓋延作亂未幾伏誅○九年四月平原

河水清

獻帝初平二年十一月黃巾賊張角寇泰山太守

應劭擊破之復寇渤海公孫瓚追擊大破之

二國帝禪炎興元年十一月司馬小君聚眾反於

平陵齊州刺史討擒之

魏明帝景初元年正月山在縣黃龍見



**晉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按涼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為崩泰山之石巔而下厥應聖人受命人君虜是後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此元帝中興

於南○咸寧三年八月平原泰山郡隕霜害稼五年

二月白麟見平原鬲縣鬲縣即今德平○大惠二年二月

隕霜于濟南傷麥五月濟南雨雹傷禾稼六月泰

山大水按泰山水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時平吳後王濬為元功而詆劫妄加苟賈為無謀而並蒙重賞叔吳

姬五千納之後宮○三年閏八月己丑白龍一見

濟南歷城○四年十一月白兔見富平富平即今樂陵

五年七月平原雨雹米霜傷稼

惠帝元康四年五月甘露降樂陵國○永康二

四月彗見齊分古曰齊有兵喪時齊王問趙兵討趙王倫倫滅罔明年復敗

成帝咸康八年趙石虎建武八年濟南平陵城北

石虎自移於城東按晉史後趙石虎時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移在東南蓋

石溝上有狼狐千餘隨之跡皆成路虎大悅以為已應又有石燃于泰山入日而滅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濟南朝陽王道

獲白兔青州刺史段宏以獻按宋書云白兔王○

二十七年六月白雀見濟南郡薛榮以獻○元嘉

二十八年五月司馬順則據梁鄒城號齊王八月

討斬之

孝武帝孝建三年閏二月白兔見平原○大明元

年五月白雀二見渤海○五年五月白雀二見濟南劉道隆以獻十月白雀見泰山○六年八月辛未嘉禾生樂陵刺史劉道隆以聞

順帝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長山縣

齊和帝中興八年四月長山縣獲異龜按長山王

司一頭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

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二月濟陽野蠶成繭

魏太武帝神麤元年二月白麤見于樂陵因以改

元○太平真君元年四月甘露降于平原郡

孝文帝承明元年八月齊州獻嘉禾○太和六年

八月平原大水蝗害稼十四年五月司馬御惠自稱聖王謀破平原郡被獲伏誅

宣武帝景明元年五月齊州山荏縣太陰山崩有

泉湧出殺一百五十九人九月齊州民柳世明聚

衆寇齊兗二州討平之○二年三月齊州隕霜殺

桑七月齊州獻嘉禾八月甘露降于新城縣○四

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華○正始二年三

月齊州大雹雨雪四月齊州隕霜六月齊州獻嘉

禾○三年三月齊州獻白雉○延昌二年五月齊

州獻白鹿九月甘露降齊州○三年八月辛巳秦

山崩湧水十七處

孝明帝熙平元年六月齊州野蚘生○正光元年

齊州濟南郡靈壽山木連理○孝昌元年魏郡人

房伯和聚眾反會赦散去三月齊州清河人崔畜

殺太守董遵廣川人傳堆執太守劉奔皆反青州

刺史王監討平之○二年十一月平原人劉樹劉

蒼生聚眾反州軍大破之樹奔于梁

孝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齊州人趙洛州據西城

反應爾朱榮討之○三年齊州人趙贊棄城走

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山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

○武定六年四月泰山郡甘露降

比齊宣帝天保九年夏四月龍見齊州後堂

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饑是時大興土木窮侈極

寶衣玉食逆中氣之咎○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

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致像于神祠未至

按帝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象神祠之所未至

火數里野火燄起燒像盡威時帝信讒猜忌滕王

璜失志而死功臣多被夷滅後此太子勇被戮

渤海渤海今濱州煬帝大業六年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標掠

齊濟之郊十二年王世充擊破之○九年正月平

原李德逸濟北韓進各聚眾數萬劫掠山東郡縣  
十月呂明星率眾數千圍東郡武貴郎將費青奴  
擊斬之十月渤海賊格謙孫宣雅等僭王擁眾十  
餘萬山東苦之○十二年山東劇盜魏刀兒自號  
歷山飛劫掠燕地武貴郎將王辯擊破之

高宗永徽元年秋齊州大水六年十月齊州黃  
河溢○上元二年八月齊州大水○永隆元年九  
月濟南大水溺死者甚眾

武后長壽二年五月棗州河溢壞民居二千餘家  
玄宗開元十年六月河決棗州○十三年十一月

戊子雄雉馴飛泰山齋宮內

封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重於此者而

鳥馴飛不忌禁衛不祥

○二十五年五月淄州棗州河清

憲宗元和八年六月丙申富平大風拔木千餘株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丙午有彗星在危長尺餘西  
指南斗

宣宗大中八年正月丙戌朔日食在危八度○四  
年秋淄州德州大水○五年夏齊德淄州蝗螟害  
稼

僖宗廣明元年無棣洪霸郎為盜齊棣間平虜節  
度使安師儒遣其將王敬武擊破之

太祖建隆元年齊州大旱生寇大饑十月棣州  
河決壞厭次商河二縣居民廬舍○三年春二月  
戊午朔厭次縣隕霜殺桑四年八月齊州河決○  
五年德州民趙嗣妻一產三男○乾德元年齊州  
饑○二年七月泰山大水○三年八月淄州河溢  
壞鄒平縣民田○開寶二年淄齊二州大水○六  
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墮于北城門樓有物抱東  
柱龍形金色足三尺許其氣甚腥旦視之壁上有  
煙痕爪跡三十六○七年春齊州野蠶成繭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八月淄州大水孝婦河溢○

端拱元年齊州徐美妻一產三男○淳化元年七  
月淄州棣州蝗○二年十一月壬辰填星與熒惑  
合于危○至道二年七月歷城長清蝗

真宗咸平三年七月棣州嘉禾合穗○景德四年  
九月德州獻嘉禾○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王欽若

判兗州上言泰山醴泉出

按乾封縣有民王用田中有童兒掘土得青錢

數十爭取之錢墜一罇因發石有湧泉二十四眼味極甘美又枯石河復有湧泉二十五眼一眼出層阜之上經宿勢浸盛引數派雙魚躍其中有果實流出似李差小味甚甘制置使王欽若貯水以獻六月詔建亭賜額靈液六月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天書見得靈芝三萬八千二百五十一本夫欽若欲成封○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變禪其詐誕類如此

紅紫色○二年七月淄州大水○五年河決棣州  
冪冪口十月濱州河溢于定鎮

仁宗景祐元年淄州蝗○慶曆三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德州降紅雪雪盡雨血○五年六月流星過

虛危星有尾跡明燭地是後英宗以濟州防禦使入承大統○至和

二年十二月六塔河決齊棣淄濱諸州民多溺死

○嘉祐三年七月泰山上瑞麥圖凡五本五百一

穗

神宗熙寧九年七月渤海禾異壠同穎○元豐元

年章丘河溢壞官民廬舍○六年五月歷城縣禾

二本合穗

哲宗紹聖三年九月戊戌日犯虫厥○三年齊州禾

異畝同穎合秀九穗

徽宗宣和元年二月淄州獲黑魚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壬午夜台白氣見西南方出

危入昴

世宗大定二年六月濱棣二州大熟

章宗明昌二年秋山東東路旱大饑

衛紹王大安二年四月山東東路大旱○六月淫

雨大饑斗米至千餘錢

宣宗興定五年正月山東行省蒙古綱奏慶雲見  
世宗中統三年夏五月濱棣二州旱九月濟南  
郡大饑○四年八月濱棣二州蝗○至元元年濟  
南郡大水○六年正月丙寅濟南鄒平縣進芝二  
本○九年九月泰安州淫雨河水溢圯田廬害稼  
○十五年夏四月濟南無棣獲白雉以獻○二十  
二年秋濟南路大水○二十五年夏四月蒲臺縣  
饑○二十六年五月丁丑濟南棣州隕霜殺菽○  
二十七年五月棣州厭次濟陽大風雨雹害稼○  
二十九年二月壬辰山東廉訪司言棣州境內大

旱六月濟南般陽蝗○三十一年七月棣州陽信  
縣雨雹大風拔木發屋

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泰安州奉符等縣大水戊申  
濟南路歷城縣大清河溢○大德五年六月般陽  
濟南大水十月濟南濱棣泰安等州霖雨害稼○  
十年冬十二月山東饑遣尚書武鼎賑之

武宗至大元年濟南般陽泰安大饑四月般陽新  
城濟南泰安厭次大風雨雹九月泰安大水○二  
年四月泰安德州濟南般陽蝗七月德州霖雨害  
稼般陽大水

仁宗皇慶元年濱棣德三州蒲臺陽信二縣旱○  
延祐元年三月般陽泰安州霜雪三日○七年四  
月乙巳濟南蒙古軍饑六月德棣二州大水  
英宗至治元年春般陽饑○三年五月濟南無棣  
厭次齊東霖雨害稼

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濟南般陽蝗德州淫雨八  
月濟南霑化利津霖雨害稼○二年六月德州歷  
城章丘淄川蝗○三年夏四月濟南路饑免郡縣  
租稅

文宗天曆元年泰安州大水○至順元年泰安饑  
命有司賑之

順帝至正二年五月濟南山崩水湧六月癸丑夜  
濟南大水○六年春二月濟南歷城德州泰安奉  
符長清般陽大饑山東地震七日乃止○七年三  
月山東地震有聲如雷○十年正月棣州隕石一  
空中有聲其聲自西而來距州二十里隕于地化  
爲石其色黑微有金石星散布其上有司以進遂  
藏之司天監○十九年濟南鄒平二縣蝻生○二  
十一年八月壬午棣州夜半有赤氣亘天○二十  
三年濟南大旱六月庚戌星隕于濟南龍山入地



五尺○二十六年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居民漂溺殆盡

**國朝**洪武六年秋八月河水暴漲自齊河潰商河武定境南巨浪七十餘里

末樂年蒲臺妖婦唐蹇兒率賓鴻等攻安丘樂安指揮衛青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十五年武定城西南隅井中龍見

景泰元年濟南德平饑○七年青城德平大水民避居鄒平山麓當時有詩云雷底惟聞蛙鼓吹庭前常見鯉梭

天順元年濟南德平大水饑人相食○八年青城縣甘露降于學宮

成化六年陽信縣隕石一○七年武定龍戰于野大饑○九年三月四日濟南長山鄒平臨邑等縣晝晦○十年濟南大稔斗米七錢○十三年魚臺大水壞民居○十六年九月鄒平地地震○二十三年三月德平地地震○二十一年二月三月泰山屢震遣官祭之

弘治五年濟南大饑河決黃龍岡○七年濟南大稔○八年德平城濠水忽溢于野○十七年武定州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九月

正德元年鄒平王府產芝二本○二年秋八月德平大兩雹○六年流賊劉六等攻掠山東郡縣都督劉暉等捕斬之○七年武定大蝗蔽空六月濟南州縣民言黑青見至冬乃息時老幼皆擊銅器以自衛通宵不寐○十年冬十月德平縣李梅實○十一年秋七月德平不雨○十二年六月德平霖雨害稼○十四年武定大疫○十三年章丘大水

嘉靖二年九月武定大雨雹○三年三月武定大風起沙害麩麥○五年秋七月武定蝗大水害稼○七年夏新城無雲雷震○八年濟南郡縣蝗秋

○十年濟南復蝗

兗州府

**周**魯隱公五年九月螟○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

震電庚辰大雨雪胡安國曰周之二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

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

暈之 難萌矣

桓公元年秋大水○三年冬有年程子曰書有年記異也○

五年秋大雩螽○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有三年

夏大水○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穀梁曰時燠也○秋八月

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伐魯魯君臣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

終其天年者也劉向以為御廩案盛之所藏時夫人挾逆不可以奉宗廟之戒

莊公六年秋螟○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胡安國曰恒星者列星也如兩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

衡旅拒王命後此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十有七年冬多麋○十有八年

秋有蠹山陰陸佃曰蠹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

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

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二十

有八年冬大無麥禾○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

四月不雨六月雨○十年冬大雨雪○十有三年

秋九月大雩○十有五年秋八月螽九月己卯晦

雩言伯之廟○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

于宋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二十年夏五月

乙巳西宮災○二十有一年夏大旱○二十有九

年秋大雨雹○三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

殺草李梅實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九年

秋九月癸酉地震○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世室屋壞太世屋壞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僖公薨緩於作主六月又吉

禘於太廟而致僖左氏曰登僖於閔上逆祀也  
世室屋壞象魯自是而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宣公六年秋八月螽○七年秋大旱○十年秋大

水○十有五年冬螽生饑○十有六年冬大有年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

日哭○五年秋大水○十有六年春正月雨木冰

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水者疑陰  
兵之類也水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

襄公七年秋八月螽○十有六年夏五月甲子地

震○二十二年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

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

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冬十月庚子生是夕

有二龍繞室至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

之房間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

以和樂之音○二十有四年秋大水冬大饑○二

十八年春無冰

昭公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春正月大雨雹○十

有九年夏巳卯地震○二十有三年秋八月乙未

地震○二十有五年夏有鸚鵡來巢劉歆以為羽  
蟲之孽鸚鵡

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陽居陰  
位臣侵君象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秋七

月上辛大雪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  
再雩旱甚也

宋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梁子曰菽舉重也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大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一日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罪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

○五年夏季桓子穿井土缶中得蠱若羊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

災按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征南注以為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天示以災公羊傳之說亦然蓋踰禮制而以諂瀆事神則神亦不享其祭故天降之災非曰桓僖有以獲罪於天而火焚其廟也

○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廟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蠱

命諸侯各立亳社以戒王國故魯有之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螿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按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

尼觀之曰麟也胡為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曰夫子何泣耳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非其時而身害吾以是傷焉

戰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生孟子孟子生時其母

泰山來將止于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

窈時問巷皆見有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

漢孝惠帝二年春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

延東里温陵井中

武帝元光三年夏河決瓠子

宣帝地節二年夏四月鳳凰集魯大赦○四年夏

五月山陽濟陰大雨雹

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霍氏廢

成帝河平四年夏六月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

朔○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于東郡八○永

始二年二月山陽郡鐵官奴蘇令等黨與數百人

殺長吏叛太守嚴詎捕斬之

哀帝建平元年濟陽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十二月

甲子光武生於濟陽縣舍其夜赤光滿室

按漢書有武父

鄉左傳桓十二年盟于武父縣北有武父城縣東南有戒城縣都鄉有行宮光武生

○四年

四月山陽湖陽雨血

後一年王莽擅朝貴戚大臣多熬死

淮陽王更始元年東平爰魯肥城劉翽起兵于盧

城頭寇掠河濟後漢書東萊守劉濟

令罷兵

更始初東海人刁子都剽掠徐兗更始拜子都徐

州牧

章帝建初元年春三月甲寅東平地地震○二年冬

十有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二度

和帝永元二年春正月乙卯金木俱合于奎丙寅

水又在奎辛未水金木在婁○三年夏四月兗州

蝗○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甚大起婁

順帝永建四年兗州淫雨傷稼

桓帝元嘉元年夏四月不雨任城饑民相食冬十有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氏時以為鳳凰○二年秋八月黃龍見濟陰句陽○永興二年泗水泛漲逆流東海兗州之域○延熹四年五月有星孛于心○九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靈帝中平元年夏濟陽濟陰宛句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莖靡累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近草妖也  
**二國**魏明帝景初元年秋九月沔州淫雨水出溺殺人漂失財產時帝崇飾宮室以害農戰觸情恣慾水不潤下之應

**晉**武帝咸寧二年孛星見于氐○太康五年夏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七月任城南雹暴水隕霜傷稼○九年冬十有二月戊申青龍黃龍各一見于魯國

惠帝永寧元年魯國雨雹○光熙元年冬十有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為內兵有大變是後河間王為東海王越所殺明年  
東海王越○元康七年五月魯國雨雹○太安元年七月兗州水時將扣力政無尊王心陰盛故也

懷帝永嘉四年四月兗州地震五月復震時石勒執太守胡龍遂南寇汲郡濟涉是其應也

東晉元帝太興元年蘭陵蝗害稼○三年夏四月  
甘露降琅琊費縣

成帝咸康二年夏六月辛未流星大如二斗魁色  
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沒婁北

孝武帝寧康二年太白晝見在氏○太元十五年  
秋八月兗州蝗大水

安帝義熙三年春二月癸亥土火余水聚于奎婁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冬十一月丙辰白鳥見  
山陽太守玩寶以聞○十四年夏五月甲午白雀  
集費縣貢外散騎侍郎顏敬獲以獻○十七年秋

七月壬申甘露降高平金鄉富氏村方三十里徐  
州刺史趙伯符以聞○二十年夏六月白兔見高  
平方與縣

孝武帝大明四年兗州大水○六年秋七月甲申  
地震有聲如雷兗州尤甚魯郡山搖者二

齊和帝中興二年春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  
村丁卯騶虞見東平郡壽張蘭陵民濟伯生於六

合山獲金蠶

梁武帝太清元年兗州旱疫

孝文帝承明元年夏四月辛酉兗州等處大風雨



電○二年春二月丙子兗州地震秋八月兗州大水蝗害稼○大和四年蘭陵人桓富聚黨殺其令與泰山盜張和顏等寇掠淮陽王尉元等討平之宣武帝景明元年秋七月兗州等處好蚌生大水○四年秋七月大雨電○正始四年夏四月兗州獻白狐

孝明帝熙平元年夏五月濟州獻白鹿○正光元年夏四月濟州兩獻三足鳥

孝莊帝永安元年滋陽人萬侯醜奴僭號置官至三年雍州刺史爾朱天光擒斬之

東魏靜帝興和元年冬兗州濟陰郡宛曲縣濮木南岸有泉湧出色清味甘病者飲愈○四年夏五月齊州獻蒼鳥

北齊武成帝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堂中○二年十有二月兗州大水水陰也象小人之肆時和士開元文遙趙彥深等專

**隋**文帝十有五年兗州曹州大水民饑帝命蘇威等分道賑給○十有一年曹州等處大水居民多所沉溺

煬帝大業五年齊魯郡饑○九年濟北人韓進洛孟海公甄寶車各聚衆反後咸討平之兗州人徐

圓朗反號魯王歸劉黑闥後為總管任環敗殺之  
唐太宗貞觀二年秋鄆州沂州大水○四年秋兗  
州蝗

高宗永徽元年春正月濟州河清○五年夏六月  
濟州河清六十里○永隆元年濟陰琅邪大水

中宗景龍元年夏五月乙巳曹州大雨雹○三年  
春二月辛未曹州大風拔木

玄宗開元十有二年秋八月兗州大水○二十年  
兗鄆州大水○天寶四年劉光期為壽張令麥秀

兩岐蝗不入境

德宗貞元十八年鳥集滕縣啣柴為城中有白鳥

憲宗元和五年曹濮等州螟蝗害稼○六年春三  
月戊戌日晡天忽陰寒有流星大如斛隕于兗

鄆間聲震百里野雉皆鳴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  
蛇長丈餘至夕乃滅○十一年六月李師道起宮

室于鄆將謀亂既成火○十四年書有魚長丈餘  
墜于鄆州市魚失水而墜于市敗城象也春二月鄆州從事院

前隕血丈餘

穆宗長慶四年鄆曹濮三州水壞州城民居田稼

○五年夏曹鄆濮三州螟蝗害稼

敬宗寶曆元年兗州大水

文宗太和二年兗鄆曹三州大水○四年曹州鄆

州大雨壞城郭廬舍殆盡○開成二年夏六月兗

州蝗○三年夏曹州大水○五年夏兗曹鄆三州

螟蝗害稼

宣宗大中十有二年秋八月丙申兗州鄆州大水

害稼

昭宗景福二年春二月辛巳曹州大雪平地五天

餘

五代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

秦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九月為濮為水所漂溺秦

秦河水旱常枯二十

大和二年夏五月鄆州濟州大旱○乾德

五年春宋史韓廣載傳奎主文

文宗二年夏六月龍出聖父民家井中

○四年九月鄆州清汶二水漲壞東

○五年六月曹州大風壞濟陰縣

○六年九月鄆州清汶二水漲壞東

○七年九月鄆州清汶二水漲壞東

端拱元年閏五月辛亥丑時有星出  
淳化元年閏五月辛未丑時有星出  
元祐元年閏五月辛未丑時有星出  
嘉祐元年閏五月辛未丑時有星出  
治平元年閏五月辛未丑時有星出  
英宗治平元年閏五月辛未丑時有星出  
神宗熙寧元年閏五月辛未丑時有星出  
哲宗紹聖元年閏五月辛未丑時有星出  
徽宗大觀元年閏五月辛未丑時有星出  
欽宗靖康元年閏五月辛未丑時有星出

三年河決鄆州者三○大中祥符元年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星孛于營室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星孛于營室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星孛于營室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星孛于營室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星孛于營室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星孛于營室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星孛于營室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星孛于營室

制置使王欽若獲芝於孔林  
欽若上  
欽若上  
欽若上  
欽若上  
欽若上  
欽若上  
欽若上  
欽若上

冬十月兗州霖雨害稼○四年秋八月兗州好坊  
冬十月兗州霖雨害稼○四年秋八月兗州好坊  
冬十月兗州霖雨害稼○四年秋八月兗州好坊  
冬十月兗州霖雨害稼○四年秋八月兗州好坊  
冬十月兗州霖雨害稼○四年秋八月兗州好坊  
冬十月兗州霖雨害稼○四年秋八月兗州好坊  
冬十月兗州霖雨害稼○四年秋八月兗州好坊  
冬十月兗州霖雨害稼○四年秋八月兗州好坊

仁宗寶元二年夏六月曹州鄆州蝗○皇祐五年  
仁宗寶元二年夏六月曹州鄆州蝗○皇祐五年  
仁宗寶元二年夏六月曹州鄆州蝗○皇祐五年  
仁宗寶元二年夏六月曹州鄆州蝗○皇祐五年  
仁宗寶元二年夏六月曹州鄆州蝗○皇祐五年  
仁宗寶元二年夏六月曹州鄆州蝗○皇祐五年  
仁宗寶元二年夏六月曹州鄆州蝗○皇祐五年  
仁宗寶元二年夏六月曹州鄆州蝗○皇祐五年

七月單州禾民訟同穎  
英宗治平元年曹濟單三州大水  
英宗治平元年曹濟單三州大水  
英宗治平元年曹濟單三州大水  
英宗治平元年曹濟單三州大水  
英宗治平元年曹濟單三州大水  
英宗治平元年曹濟單三州大水  
英宗治平元年曹濟單三州大水  
英宗治平元年曹濟單三州大水

神宗熙寧元年秋八月鄆州須城東阿地震終日  
哲宗紹聖元年秋七月曹州木害稼○三年九月  
哲宗紹聖元年秋七月曹州木害稼○三年九月  
哲宗紹聖元年秋七月曹州木害稼○三年九月  
哲宗紹聖元年秋七月曹州木害稼○三年九月  
哲宗紹聖元年秋七月曹州木害稼○三年九月  
哲宗紹聖元年秋七月曹州木害稼○三年九月  
哲宗紹聖元年秋七月曹州木害稼○三年九月  
哲宗紹聖元年秋七月曹州木害稼○三年九月

沂州地震  
徽宗大觀元年春三月鄆州芝草生○二年十月  
徽宗大觀元年春三月鄆州芝草生○二年十月  
徽宗大觀元年春三月鄆州芝草生○二年十月  
徽宗大觀元年春三月鄆州芝草生○二年十月  
徽宗大觀元年春三月鄆州芝草生○二年十月  
徽宗大觀元年春三月鄆州芝草生○二年十月  
徽宗大觀元年春三月鄆州芝草生○二年十月  
徽宗大觀元年春三月鄆州芝草生○二年十月

乙巳兗州龔丘縣檜生花如蓮實○宣和二年二  
月淮南人宋江州人  
寇掠京東知州張叔夜降  
之○七年張萬仙寇掠京東諸郡副使李孝昌招

之○七年張萬仙寇掠京東諸郡副使李孝昌招

降之

高宗建炎元年劇盜李昱攻剽滕縣

**金**世宗大定元年五月河決滄沒曹單居民廬舍殆盡○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境

宣宗貞祐四年四月丁酉太白晝見於奎北九十有六日乃伏六月丙申歲星晝見于奎百有一日乃伏○興定元年夏四月戊午單州雨雹傷稼遣官諭農改藉秋田復給其種

**元**世祖中統三年夏五月東平州旱○二年秋八月丙寅濟州進芝二本○至元十有四年六月濟寧路曹濮州雨水平地丈餘損稼○十九年夏東平東阿陽穀等處大蝗○二十六年夏五月濟寧東平淫雨害稼免其田租

成宗元貞元年夏六月曹州濟陰兗州滋陽大水○大德元年冬十一月辛未曹州進嘉禾一莖九穗○五年夏六月濟寧東平大水○七年夏五月濟寧等處蟲食麥

武宗至大元年春二月辛卯濟寧東平大饑三月癸巳遣山東宣慰使王佐同廉訪使覈實賑濟○

二年春三月己酉濟陰定陶大雨雹○三年夏五月癸巳東平大饑賑米五千餘石○五年秋八月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兵搗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

仁宗皇慶二年春三月濟寧隕霜殺桑○延祐元年三月東平曹州大雨雪

英宗至治元年夏六月東平曹州大水害稼秋七月濟寧大水○二年冬十二月濟寧蝗

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六月東平濟寧蝗曹州淫雨水深丈餘漂沒田廬秋七月曹州河溢

文帝天曆元年春二月定陶饑夏五月沂州饑賑米二萬一千餘石○至順二年春三月鄆城等縣有蟲夜食桑晝匿土中人莫能捕大為蚕災○三年夏六月乙丑濟寧大水害稼秋七月滕縣饑糶米二萬餘石賑濟九月沂州濟寧魚臺曹州楚丘大水

順帝元統二年東平濟寧曹州濟陰大水饑夏四月東平路水○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至元元年夏四月東平路旱壬子分遣西僧祈雨秋八月東平曹州大水○四年六月東平蠶災

免其絲科冬十二月東平東阿陽穀汶上等縣地震○至正二年夏五月東平東阿雨雹如馬首○四年夏六月濟寧單州金鄉魚臺定陶楚丘曹州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大水害稼人相食○五年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曹州被害○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河決東平壽張郟城漂溺死者甚衆八月丙辰沂州有赤氣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滅○二十六年夏六月丁卯沂州山崩秋八月濟寧路黃河水溢漂沒百有餘里○二十有七年夏六月丁卯沂州東蒼山有巨石如屋崩墜聲震如雷

**國朝**洪武元年河溢曹州徙治安陵鎮○二年河沒安陵鎮徙治盤石鎮○七年鉅野縣河水溢流高四丈壞居民廬舍田疇

永樂六年白雀見滋陽縣○十一年五月騶虞見曹縣安陵都主簿應汝濟獲以獻

宣德七年兗州護衛總旗妻劉氏一產三男

正統十年曹縣饑○十三年沂州雷震城西門○十四年兗州等處飛蝗蔽天

景泰元年春二月金鄉縣產芝一莖于文昌祠之

東○三年曹縣定陶大饑夏五月壽張河決築堤以護之

天順元年夏平陰縣蝗○二年平陰復蝗○八年秋八月芝產于曹州治東廂

成化六年曹州曹縣定陶縣大旱○九年春三月兗州晝晦踰二時乃霽○十有九年兗州黑鼠食苗旬日入水自死夏四月兗州鉅野等處地震有聲如雷

弘治五年春三月河決黃陵岡淹沒民田數千頃○六年濟寧饑○十有二年夏六月夜曲阜縣大

雨雷電有火自宣聖廟東北起焚毀廡一百二十三間○十三年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曹單二州被害○十五年汶上地震有聲如雷○十七年秋九月金鄉地震越十日復震

正德二年單縣河溢害稼漂溺居民廬舍殆盡○六年八月流賊楊虎率衆數千剽掠陽穀壽張等縣○九年春正月定陶雷電大雨雪二月兗州有星如斗自東北徑往西南如彗天鼓響應如雷○十年十一月沂州地震



東昌府

漢文帝十一年十一月河決東郡

武帝元光三年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日濮

陽東郡之縣水所記及凡十六郡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成帝建始四年河大決於館陶東南流東郡金隄

皆被害先是清河郡都尉馮遂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

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衆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可

復浚屯氏河以泄暴水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果決今清河縣西有

董河故道疑即漢時與屯氏河並流者

更始二年銅馬賊數十萬入清陽博平光武擊之

於鄆追至館陶大破以降

安帝延光四年正月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

陽

桓帝和平三年九月東郡荏平人侯璆辟兄弟聚

黨為盜竊印綬自稱將軍後討平之

獻帝初平二年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寇掠魏

郡曹操追擊濮陽大破之

晉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

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

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秦州刺史令狐

凌誅共立之事泄  
凌愚被誅彪賜死

懷帝永嘉二年八月乙亥鄆城無故自壞七十餘

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越卒以凌上受禍

**南北朝**魏孝明帝孝昌三年春二月東郡人趙顯

德反殺太守裴烟號都督魏將元斌之討斬以平

之

孝莊帝永安元年光州人劉聚聚眾反于濮陽廣

州刺史都督鄭先護討平之

**隋**煬帝大業二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

**唐**高祖武德四年貝州人劉黑闥為漳南自稱漢

東王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斬之

高宗永徽二年秋濮州水

玄宗開元十四年濮州大水人死者千餘○二十

五年濮州有馬生駒肉角京房易傳曰天子親征則馬生角四月

濮州兩鳥兩雀兩鸚鵡同巢

穆宗長慶四年夏四月濮州雨水壞州城民居田

稼殆盡

文宗太和四年夏五月濮州淫雨害稼○開成五

年濮州等處螟蝗六月濮州雨雹如拳殺人馬牛

甚衆

懿宗咸通十二年七月辛巳濮州地震

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聚眾數千起于長垣

**五代**後晉高祖天福六年河決滑州東汎濮州民為水所漂溺詔所在發舟救之

後漢高祖乾祐七年濮州蝗生

**宋**太祖建隆元年臨清縣雨雹傷稼○二年五月

濮州蝗○三年濮州春夏不雨○乾德四年澶州

濮陽縣田麥秀兩岐至四岐各五十本五岐三十

本六岐五本○開寶二年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

壞民田廬○四年四月河決觀城○五年五月河

決濮陽潁州圍練使曹翰往塞之澶濟鄆曹濮等

州大水○六年七月濮州大雨壞州廨民舍○八

年五月濮州河決郭龍村

太宗淳化二年八月臨清縣民國忠妻一產三男

○三年河決堽陵故城

真宗咸平三年夏津縣民趙替妻一產三男○天

禧三年河決滑州泛澶濮鄆濟境

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濮州蝗○寶元二年六月

濮州復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

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以回河道遂以仲昌提舉  
河渠歐陽脩二上疏力諫其不可後塔河成復決

英宗治平元年濮州大水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辛巳京東濮州河北旁大風  
百姓警畏○九年恩州武城縣大風壞城郭及官  
民廬舍○十年秋七月丙申河決澶州曹村北流  
斷絕河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灌郡  
縣四十五濮鄆被害尤甚○雍熙三年秋七月鄆  
城蝗

哲宗紹聖元年濮州大水害稼

徽宗大觀中芝草生于武水講武亭

寧宗慶元六年四月癸巳熒惑合于室

金章宗明昌中恩州西五里產嘉禾一莖三穗

元成宗大德四年館陶嘉禾生一莖六穗

成宗至大元年澶曹濮高唐等州蝗

仁宗延祐元年濮州大雨水○六年二月曹濮二

州霖雨害稼

英宗至治元年濮州雨水害稼

泰定帝泰定元年濮州等處淫雨深丈餘○致和

元年六月濮德泰安等州九縣雨水害稼

順帝元統五年濮州鄆城等處饑○至元十四年

濮州雨水沒禾稼○至正二十六年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皆被害

**國朝**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州濮

范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堤以達于海

遣工部尚書石

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泰四年左僉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決口始塞

景泰七年春三月河溢漫流博平荏平二縣墊溺者甚衆

成化九年夏六月濮州博平旱大饑○十一年春

二月莘縣災○十四年春莘縣大水饑○十九年

秋冠縣旱饑人相食○二十一年秋莘縣等處旱

人相食

弘治五年春正月東昌府等處旱大饑夏五月濮

州地震○十年春三月冠縣大風墮魚于市○十

五年秋九月七日戌時濮州等處地震湧水出沙

居民傾壞者千餘壓死者五十餘人一日三十餘

震

正德四年荏平蟲○六年流賊劉六等寇武城等

縣遊擊許泰帥師抵臨清擊破之○七年六月濮

州清平博平蝗害稼○八年夏四月夏津縣大雨

雹○十二年冠縣兗山鄉人張敏糾聚黨爲盜知

府侯宜正擒討之。○十三年在平旱蝗生。○十五年八月夏津縣地震。

嘉靖元年冬十二月武城縣西城樓角南有孔出

白氣如煙七日乃止。○三年觀城地震。○八年武

城觀城等處飛蝗蔽天。○九年秋七月河決武城

縣。○十一年春三月武城不雨至于夏五月六月

淫雨

青州府

**周**襄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為齊桓好色以妾為妻適庶屢更

故也

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當齊分。時景公坐柏寝嘆曰堂堂誰有此乎

群臣皆泣晏子笑曰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謏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

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以心弗勝彗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神可祝而來亦可

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尹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宏工聚狗馬奢侈厚

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赧王三十一年齊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

沾衣。時襄昭王伐齊齊昏王出奔為楚將淳齒所殺

**漢**文帝元年四月齊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孺子嬰居攝三年琅琊海曲縣呂毋招集亡命數

千攻海曲執縣尹殺之

新莽天鳳五年春二月赤眉賊琅琊人樊崇東海人徐宣等起兵于莒攻掠青州及泰山諸郡莽遣王匡擊之至建武三年降漢復謀反伏誅獨宣赦免

光武二十二年青州蝗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張伯祿寇掠沿海九郡刺史龐雄督州兵討破之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

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

桓帝永壽元年白鳥見齊國○永興二年六月東

海胸山崩

靈帝中平五年冬十月青州黃巾賊復起

**三國**魏明帝青龍三年春正月乙亥隕石一千壽

光縣

**晉**武帝泰始五年青州大水○六年白龍見於東

莞○太康六年二月齊郡臨淄等四縣樂安等八縣隕霜傷粟麥

惠帝元康五年四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

負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市至漢城陽景王祠中不

見

明帝太寧元年後趙寇青州陷之。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秋七月白鹿見東莞莒

縣太守劉玄以獻按宋書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則至○二十五年

冬十一月青州城南遠望地中如水出有影謂之

地鏡

順帝昇明元年四月青龍見齊郡六月慶雲見益

都

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四月青州人耿翔據膠州殺

刺史青膠大使樊子鵠同大都督蔡雋討之

海陵王延興元年九月青州高陽人封辨聚衆千

餘自號齊王為亂州軍討平之

**隋**文帝開皇十年十一月樂安蔡道人舉兵反陷

州縣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十四年十一月癸未

有彗星孛於虛危及虛婁齊魯之分

**唐**太宗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

高宗上元二年八月青州大風海溢漂民五千餘

家齊淄等七州大水

玄宗開元十二年閏十二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在

虛初度

德宗貞元二年閏五月枉矢墜于虛危



憲宗元和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遽晦冥空中有若旌旗之狀屋瓦上如蹂躪聲○十四年夏四月淄青二州隕霜殺惡草及荆棘不害嘉穀

昭宗乾寧三年十月客星三犯虛危一大二小乍合乍離相隨東行狀如鬪經三日而二小星沒大星後沒

**五代**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冬十一月彗出虛危  
**宋真宗**景德二年八月青州大雨壞鼓樓門壓傷者數人

仁宗慶曆六年二月戊寅青州地震

神宗元豐三年五月青州臨朐益都石化為麩○七年十月青州芝生二十一本

**金**東海郡侯大安二年益都盜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金僕散安貞討之

**元**成宗大德九年春三月般陽益都隕霜殺桑害蠶

順帝元統二十三年十月丙申朔大名路抵青齊一方有赤氣照耀千里○至元四年冬十月密州安丘縣地震○至正四年八月莒州蒙陰縣地震

○六年二月益都路益都昌樂壽光地震二月高苑縣地震壞民居○十八年五月益都雨白鼈秋八月蒙陰縣大饑○十九年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大疫○二十三年六月益都臨朐縣龍山有星墮於地

**國朝**

吳元年冬十月火逐金過齊魯分

按聖政記命徐達攻沂州

援之莒密等州皆降時金火二星會于守分望後火逐金過齊魯之分謂宜大展兵威復命徐達進兵益都遣人喻其守將老保不聽因急攻之乃出降

成化十五年莒州大稔麥一莖兩穗穀一莖六七

穗

正德三年冬十有一月益都縣公良店北有鸛鳥數萬集于故潞州知州李同仁殯所詰朝葬畢始去○八年益都富駝村淳于髡塚中有聲如牛鳴半日方止

**登州府**

**漢**元帝末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野蠶繭收萬餘石民人以爲絲絮

和帝末元二年夏四月登州蝗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正月白塵見東萊黃

縣刺史王方回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秋七月乙未白麀見曲城縣獲以獻

魏孝文帝太和十有九年春東萊之年平虞丘山陷者五

五代晉齊王開運三年六月登州文登縣地內湧出金銅佛像四

唐武宗會昌元年秋登州雨雹文登尤甚破瓦害稼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二月登獻芝五莖太宗端拱三年七月至冬登萊旱大饑○淳化元

### 年文登年平饑

仁宗景祐元年春三月登萊二州饑○慶曆六年三月庚寅登州地震岨嶇山摧自是屢震徹海底有聲如雷九月甲辰登州有巨木浮海而出者三千餘

高宗建炎三年山東郡國大饑人相食○紹聖三十三年八月登州大蝗

金太宗天會六年登州大水○十一年登州水旱免其租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九月辛巳登州蝗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日寧海文登大水○三年寧海牟平獲白鹿于聖水山以獻○太德元年七月寧海州文登牟平等縣饑八月丁巳寧海州大旱○五年五月寧海大水○六年六月寧海等州饑賑穀粟一萬六千石

文宗天曆元年登州大有年○三年寧海州文登牟平等縣饑○至順元年寧海州文登饑賑粟三千餘石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登州招遠萊陽寧海等處好蚌生○二十七年萊州招遠縣大社里有大鳥自

南飛至遺粟黍稻麥是歲大稔

**朝**正德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文登縣始皇廟內鐘鼓齊鳴少頃殿宇遂爲瓦礫神像顏色不改是日流賊數萬攻入縣城

萊州府

**漢**成帝永始二年黃龍見東萊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三年六月東萊北海水溢出漂沒人物○六年冬十月東萊雷○光和五年冬十月水火金合于虛相去各五寸如連珠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二月**群盜王彌等寇青徐殺東萊太守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長廣昌陽淳于覲獲白兔青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正月兗州人王伯恭聚眾起勞山稱齊王東萊鎮將孔伯孫計平之

**唐文宗開成二年二月**彗出于危長七尺西指南斗戊申在危西南芒耀甚盛

**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萊州奏即墨縣民王友家生芝草一本三枝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七月**濰州好蚘生

仁宗皇祐元年二月丁卯彗出於危晨見東方西南指歷紫微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沒

**元順帝至正三年十二月**膠州及高密縣地震○四年夏膠州高密縣旱○七年濰州昌邑膠州高密地震

**國朝**永樂戊戌高密縣產紫芝三十五本

天樂丸丸高密縣志卷之二十五



密州

文帝大和十二年正月兗州人王作恭

四年夏颶州高密縣旱○十年颶州昌邑縣旱高

宗皇帝至五三年十二月颶州及高密縣此靈○

南許壑紫巒至婁共一百一十四日而終

宗皇帝示年二月丁卯慧出於東其東女西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月日颶州地生

山東通志卷之四十

雜志

夫孔不語怪而述商羊萍實之謠子孟放淫詞而載  
齊東野人之語故說有荒唐而存之足以藏往事  
有詭常而考之足以資博君子弗棄焉矧夫志方  
輿而辨土俗又何嫌於稗官埤雅之弗經齊諧燕  
語之並錄邪

濟南府

泰山

泰山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狀如豚而

醴泉

醴泉神異 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

經

醴泉神異 體皆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

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汚慢則泉縮  
焉蓋神明之常者也  
**法苑珠林**  
明鏡厓石

方山相傳有負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厓石方  
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有漆

俗言山神惡其  
**房家園池**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

鞏泉石崇遂歷中後漢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  
者公曰何謂傷吾鳳修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

軍君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  
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

常欲還冀詞人錢宿於此逸為詩曰風輪歷城水  
月倚華山樹時人以兩句此謝靈運也唐十字焉

**海神鐵鎖**  
齊郡歷山上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  
其峯再匠相傳平海中山山神好移故

海神鎖之挽鎖  
**華泉赤血**  
華不注泉齊桓公取水  
斷飛來於此

有人以繩千尺沉下試之不窮  
**臨濟妬婦**  
臨濟有  
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和傳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  
玉嘗欲殺前語洛神賦其妻曰妻妒得如此吾

無憾焉明光曰君何示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  
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後七日託夢語

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覺方  
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攘衣杜粧

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  
亦不妬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

水傍好  
**沙彌二桃**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  
醜自彭

廣固至峴聽鍾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  
中食見一沙彌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

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顧失寺至廣固見  
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魚腹金針**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相傳云魏末平  
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

中弄囊遂墜於水囊中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  
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得墜水

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  
**長白女郎**  
長白山西  
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魏孝昭之世清河崔羅什弱冠被徵詣州夜經於  
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

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入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遂與什温凉室內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為元城令然否女曰家若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 **杜林水厄** 平原縣西有杜魏事悉與魏史符合 **杜林水厄** 林南燕時邵敬伯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書言我吳江使也通問濟伯幸君通之仍教於杜林中取杜葉投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有人令閉目引入水見一翁年八九十坐水精牀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贈敬伯以刀曰好持此刀當無水厄敬伯出至杜林衣無沾濕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居兩河間夜忽大水敬伯坐一牀至曉着岸下看之牀乃一大龜也世傳杜林有河伯塚 **儒墨言命** 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有命

**儒墨言命** 歷陽之郡一宿化成湖白起抗趙卒四十萬眾並有命邪言命者曰命當溺死 **設奇激** 故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聚於平原 **論衡** **設奇激** 主漢武帝欲殺乳母毋告急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

之乳母知其言朝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知豈念汝乳哺之時恩邪帝愴然遂赦之 **長山腹狸** 長山留元寂木元嘉十九年捕一狸 **三狸** 雖相苞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為怪以皮掛於屋後其夜有羣狸繞之號呼失皮所在 **白驪自殪** 文宗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驪至 **卷言** 成禮畢復乘而下纜下山物休息未久而有司言曰驪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謚曰白驪將軍命禪壇出一里今存 **臺城蒲箭** 臺城東南高八丈秦始皇所登處在臺下索馬 **秦若若泣** 至今蒲生猶索似水揚而堪為箭 **秦若若泣** 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入其鹿而食人禁命為蛟妾而秦之岩泣先儒說築之將 **玉策探壽** 卷宗上有全 **石遠望之若人泣** **玉策探壽** 卷宗上有全 **入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劍** **彥穎女妖** 宋乾道間 **讀曰八十後壽如之** **風俗通** **彥穎女妖** 章丘暨彥



穎省親臨濟回托宿邸店倦憇房內一女子推戶  
入問為誰密對曰我南鄰京氏處女知爾至此竊  
竊就寤喜留宿因隨歸里情好轉篤日曰京娘  
蘇出遊野外見墓祭者大慟曰未知我父母為我  
添墳上土否衆駭而叩之不肯言晚歸語暨日  
實非人死未久但精不泯得以周旋世間與君  
夙契得諸伉儷茲暫別明年今日當再會而於  
郊矣遂趨出不見及期果遇之泰寧牛夢  
陳知縣在泰寧日夢三牛當道作人立而言曰  
殺我覺而告妻子曰今日詞狀須有來判憑者  
某凡遇開剥病牛者必投狀乃許之蓋欲防私  
長也明日治事第一狀曰家耕牛誤障病死乞  
開刺陳怒叱之曰汝有牛三頭如何但說為一  
人駭愕不能對即遣一吏隨往驗視果見三牛  
一已就屠乃怪魅斂袂萊蕪人王直夫性剛介  
依法真于罪怪魅斂袂萊蕪人王直夫性剛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五平生立志不可易也  
正隆元年變怪靈與正言鬼見形於中庭  
示移赫從釜歌笑駢走百鬼千態舉室悚駭  
不逞安直夫凝然不動呼長如飛之口無以

置疑而畏之也家人意少定一日端坐堂上見巨  
魁身長七尺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直夫

了不動色魅斂袂言王翁真王人某等猶恐色厲  
內荏故示怪以相撼自是無敢循舊態矣以上夷

**好勇啖肉** 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人居  
西郭幸而相遇飲酒日酒須肉乎各

利刀自割相啖遂 **平原尸異** 顏真卿既沒於賊  
三於死 **呂氏春秋** 者收瘞之賊平真卿

家遷喪還京啓殯視之椎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  
如生手足柔輒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

近驚 **雷擊逆居** 宋德州平原縣民有父子數人耕  
異焉 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

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兄新構瓦屋  
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夕大雷

電繞其居折柳盡斃亂擊屋瓦其夜鄰家聞門外  
語曰不孝之家宜盡碎之明日視屋無一瓦得全

以上為 **孝感織女** 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

善書 父亡貧不能葬乃從人賃錢壹

萬約以身作傭葬畢道遇一婦人求為妻永與俱

詣錢庄冷織絹三百疋以償甫一月而畢辭去

曰我天上織女也緣君孝上帝命我織絹償債言  
訖凌空去意其果然邪天地浩蕩事固不可曉者  
豈亦孝感鬼神故遣怪物相助托言織女豐山蠶  
理或然也若曰天果有織女則不可豐山蠶  
穀豐山後有仙人藏穀種於洞中數年一次出晒  
穀種於地回頭即穗黃謂之回頭黃又洞中仙人  
養金蠶後常有拾金  
蠶者故名淄川縣志

### 兗州府

#### 雷澤神跡

越人氏之世有巨人跡見於雷澤庖羲  
氏母華胥履之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

而始娠遂生庖羲氏於

東元冢旗皇覽曰蚩尤冢  
在東郡壽張闕

鄉城中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  
氣出如絳名爲蚩尤旗博物志

尼山毓聖顏氏

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公草木之葉  
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  
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  
樂空中有聲云大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

#### 顏氏婚配

叔梁叔梁大夫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  
有二女其父問曰阪大夫誰父祖爲卿士然其先

聖王之裔今廿八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高性  
嚴不足爲疑二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

在進日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爾能矣遂以  
妻之

闕甲闕甲玉書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  
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

衰周而爲素干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群鵲培城

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澶州遇先聖七十子  
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

歸以告魯侯侯以爲誕俄有羣鵲數萬齊土培城  
侯如信乃城曲阜而齊寇果至十六國春秋

鯁魚爲異孔子冠於陳絃歌於郕夜有人長九尺

乃大鯁魚也孔子數曰胡爲乎來哉吾異人石跡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鳥瞻拜先聖於廟門  
外詩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文曰

仙人脚次年 雲鶴 羽鳴 金真祐二年正月二十四

有古修廟 及燼什伍植檜三山亦遭厄數適有五色雲覆其上

廟學正塘泊族人而懸甕素書 漢鍾離意為魯

雲中羣鶴翔鳴良人而懸甕素書 相出私錢萬二

去田夫野老無不日 八子車入廟拭几席劔履有男

千付戶曹孔新修上 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

子張伯除堂下草上 安置於前其堂下床首有懸

六枚台意意令主施 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

甕意召新問答曰十 意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

意曰夫子所以遺 旨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

書文曰後世脩吾 旨七張伯懷其一 顏墓石楠

意即召問伯果服 向以上孔庭纂要 魯城朽門

城有顏回墓前石 之二株可三四十 也 脫過遠則不幸

圍上人云顏回手 行之木 魯城朽門 城

門朽頓欲類孔子 也 脫過遠則不幸 論

矣孔子曰吾惡其 也 脫過遠則不幸 論

盜化良 諸子擒之 也 脫過遠則不幸 論

為盜以千錢與之既去呼之曰汝夜負錢以歸恐

為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為良民人稱

丁為善 丁昭儀墓 漢建平二年哀帝母丁太后崩

定陶王莽秉政貶號丁姬開其擲戶火出炎四五

丈吏卒以水潑滅乃得入燒燔擲中器物公卿遣

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

平恭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又周棘其處以為

世戒時有羣鸞數千街土投于丁姬窀中今其墳

冢巍然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內夾道有什碑

二世謂之丁昭儀墓又 離魂會喪 東平府東阿關

謂之長隧陵 水經注 山鍾離修仕偽

齊為萊蕪丞單車到宮歲餘為父在鄉里病篤欲

歸未遂一夕夢父告之曰我於某日亡矣寤而痛

切泣下時家人報訃猶未至因憂念成疾伏枕冥

冥殆類已死者其家卜日將叢厝修忽奔馳而來

哭踊哀極妻問之曰爾作一邑宰何得無僕馬及

一吏卒使令曰吾告假不得又不許奔喪不免托

疾潛歸縣人皆不知也及葬日直麻跣足至窆所

事畢迎魂輿還舍修行於前步武輕駛它人莫能

疾潛歸縣人皆不知也及葬日直麻跣足至窆所

事畢迎魂輿還舍修行於前步武輕駛它人莫能

追攝迨到家倏夫所在舉族同測急走僕兼程審訊正困卧綿劣久乃漸愈蓋向者愁思之劇離魂

會喪孝心精**邑宰漁夢**曹州定陶縣北有陂澤居

虜亮正隆二年女直人阿失里為邑宰夢一客綠袍烏帽皂韉革帶握手扳入謁曰吾族居治下為

細民捕殺將使無噍類願瀆慈憐少加禁止失旦夢中諾之明夜復夢莫知所謂迨春暮澤邊人什

百為羣脫衣入水網箕羅取數倍常日忽晴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物長六七尺狀若蛟

蟻噴薄雲煙羅岸潑人皆棄所獲爭赴平地衛溺死者殆半衆始悟邑宰之夢夕自是無復敢漁

**淵嗜酒**衛州東阿人嗜酒成疾盛夏醉卧牖下夢身游他所或報沉酒國入寇居民散

走淵倉忙伏竄匿還家盡室皆遭倖掠獨行山間忽遇故人閻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沒

告以其孥無恙且曰過此數里有酒肆盍共訪之淵喜到市淵先酌一危別一鬟執器愁慘淵謂之

髮泣曰適所飲者非麴蘖醞成皆人之精血爾世人居陽間拋踐餘歷崇積殃咎一死則積其骨髓而

為之乃引入後室傍有百餘人裸坐兩大石壓醉人血自口流溢然而成酒淵怖慄而覺

**方與妖兒**漢哀帝建平四年方輿縣女子田無齋生子先

未生一日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養之方輿今魚臺也

**道夢異**導長子悅卒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

悅疾篤導憂念至不食忽見一人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疾也公兒不住欲為請命因

求食遂取數升食訖謂導曰中書忠非可救若言不見悅遂卒

**亡兒慰母**王寢妻謝氏頓亡一男痛甚忽見一兒並着拭慰

母曰兒並有罪謫宜作福於是母止哀而勤為求

**號王鐵鎗**五代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

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而馳突奮疾

**雷震負義**唐如飛軍中號王鐵鎗

無畏曹州人與張從真為友無畏貧窘從真家富假以千緡貨易由是無畏射利江淮歲餘已富從

真經遺焚義及羅切盜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弟不思千緒之報可相濟三二百千無畏

拒之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真怨恨詛之未幾

雷電皆至霹靂一震無畏變為牛朱書腹下云負

心人史無畏刺史圖其

事而奏焉

**魯并玉羊** 魯哀公使人穿

得一玉羊哀公甚懼孔子曰聞水之精為玉土之

精為羊此羊肝乃土耳其哀公使人殺羊其肝即上

也

**蘭陵金鳥** 蘭陵昌慮縣郢城有華山山上

有井有鳥巢其中金豕黑色而

窺窺者不盈一歲而死

**顏畿復生** 琅邪顏畿

得病死家人迎喪旛繞樹不可解乃托夢曰我壽

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

葬我乃開棺形骸如故手爪刮摩棺板皆傷漸有

氣息稍咽飲金開日不言語者十餘年而後死

**好獵受禍** 唐方山開曹山川城武人善弓矢每好

云初死時被二十人引去上一山三鬼引山開登

梯而進忽有一白鷹鐵為箭箭不攪左頰而去又有

一黑鷹亦如箭攪右肩而去至山頂引見

將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死未若且放令

功德官人曰善令二人送之依舊道而下復有

欲攫之及下山見一坑被二人推入即蘇面膊不

蹟宛然

**居厚誅降** 宋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

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禳

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拱又卒

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之拱曰昔居厚

命意拱復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繫

貢極為枯瘠遙告拱曰子歸即語吾夫人葬親感

令急救我在此紙是理會鄆州一事耳

**葬親感**

瓜 宋韓靈珍東海鄉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

取暮復生

**蜀靈指示** 元史彥斌嗜學百孝行順帝

遂得充葬

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複棺刻銘曰

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掖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

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

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於隣哀子之

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淚泣橫流乃乘舟隨  
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于桑林  
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 **黃巢童議**唐僖宗時童謠  
復葬之 **以** **黃巢童議**曰金色蝦蟇爭

勞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中和初童謠曰黃巢  
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後皆為黃巢之應 **萊公**

**寇妾**寇萊公有妾舊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舊桃泣  
曰妾前世師事德人為俠今將別去敢有所

托願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致去  
言亦無害公當為世主者閻浮提王也公不父亦

亡有僧克僅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 **石人符識**  
去克僅詢問後騎曰閻浮提王交政也

元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雙眼排動黃  
河天下反及賈魯治河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

沒類之兵起宋濂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  
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

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所以亂之階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與是役天下之亂誰無從而

**起石獅朱目**洪武初曹州有老婦遇異人指州治  
前石獅而語之曰此獅之目若赤則

水患至矣汝於其時亟去可免也婦既覺於是日  
往視其獅甚數人怪問之知其故陰以朱塗於獅

之目繼見其赤不知其為朱也遂亟走焉既  
去數百武回視之則州境果為巨水浸矣 **優戲**

**五龍**天順末州人集東嶽神廟賽禱有優人以五  
龍王劈生分子為戲其一

在 **一人**答云在張家樓飲酒時州判易緯之子方  
宴於張家樓適為暴雷震死與優人語合人為驚

**異以上**沂州漏陂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  
曹州志 **鰲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

聞數十里名為漏陂村人具車乘 **呂翁鶴草** 呂仙  
競拾魚鰲輦載而歸 **呂翁** 翁四

月十四日誕遊單父既去邑人於城東北隅立祠  
州人包九成心慕仙翁乃於四月十二日精誠設

蘇致禱曰如仙翁復來願示靈響至四日果有白  
鶴四隻從西南來哺時方去自是每於仙翁誕日

祠側草荆上結成鶴形日高  
遂泯至今猶顯其異 **國**

# 東昌府

濮水新聲

濮水東逕濮陽縣故城南昔師延為紂

濮水而死

後衛靈公將之晉而設舍於濮水

續生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留二三寸不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

一場戲處皆有續生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

早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

中有見北市電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雷裏

至曉見續生拂灰而出後高唐海市歐陽文忠公

不知所之今五行記

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

畜之聲一可辨土人謂之海市

鳴石

隱仙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聲

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常拈

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

宣後令人擊石於岩上潛伺俄然杲來因遽執袂

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

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

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

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飢

陽雜

巫祝召

鬼神凡有所往無論路遠近事大小必叩諸神神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濮州鳥異

濮州刺史李全璋

張寢病有鳥止庭樹白首赤足黃

腹丹翅其鳴但云懊恨也母方如是晝夜不絕聲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厲鬼救旱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

百姓曰我雖死早不慮不成遂詣司馬宅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云早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為

宜速成之不然當為厲矣言訖與百姓辭去其年旱成**廣異記**雷震墓棺唐大和

軍吏裴用年六十二病死葬旬日雷震其墓棺出百許步其家重瘞之用鐵索繫其棺未幾震如前

復重瘞不旬日震復如前而棺極灰燼不**華歆識**可得而收矣因設靈儀招魂以葬

**異**華歆未仕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

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任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拜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

欲驗其事至其向故往問元消息云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列異傳**酒僧省驢宋武

普光寺僧元暉嗜酒得疾困卧忽仰首長鳴頓仆于下問所苦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忍視之乃驢

尾白皮膚茁出明日長尺許遍體生毛首面肖驢數日蹄鬣備喙吼悲鳴家人議殺之僧云不可此

天所以示戒**妻夢捕盜**唐冀州館陶縣周主簿者十年方死

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錢帛盡盜去至歲暮其妻夢周具陳被殺之狀及

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察辨具**滄陽**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以上為善書**

**義僕**李善字次孫滄陽人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謀議欲殺續以分其財善深

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畝丘界中親自哺養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

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奉之歸本邑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

治之時鍾離意為畷丘令上書薦善行狀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

官道經滄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

祀伏地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遷九江太**甘泉通海**莘縣有甘泉邑

守績至河間相**觀感錄**父老相傳昔有領命取東海水引藥以療疾者限期甚急道經本

縣夜宿城東邸店愁懼不已夢寐間有神告以此



處有甘泉其源通於海可取之以復命明日果尋至井嘗其水味甘美殊常遂取之以歸後疾果愈

靈廟護兵 莘縣靈廟邑父老相傳 太宗文皇帝

拒帝屢被其挫帝夜夢復與奮戰一敗急忽見一

平都司馬倒帝得脫難問其姓氏曰臣莘縣城隍

既覺帝深疑之至旦復與平都司戰其始末果如

夢中事後特加高唐雲雨 宋元豐元年王闢之謂

御史黃奕仲口占一絕諱之曰高唐不是那高唐

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望雲雨只應愁殺楚

襄王此雖謔談亦足以白雀繞城 堂邑城名白雀

辨輿地之殊也 見焉且真武廟為元白雀觀

馴集故也迨今時或見焉且真武廟為元白雀觀

址以掘得石刻所識如此則城之命名有自矣 縣

師權先識 晉師權在平人居家富裕尚義并州

充軍實勒亦被掠奪只與師權為奴權奇其狀貌而

先之勒本武鄉羯人有膽力既得免乃與牧計汲

### 青州府

桑結壯士 成都王穎既廢 北人多憐之穎故將

公孫藩自稱將軍起兵趙租 間衆至數萬桑與勒

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以勒為名後

勒降漢劉淵以勒為護漢將軍漢王曜封勒為趙

公太興二年勒自為趙王改號建國咸和五年稱

皇帝召權欲用之權歎曰處濁世以求富貴寧甘

貧賤而死丘壑耳遂變姓名

而隱勒敗權始歸鄉 縣志

東海魚錯 東海中有半體魚其形狀如牛剖其皮

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腸尋復出又有物狀如凝血

縱廣數尺方圓名曰鮓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藏衆

蝦附之隨其東西 北海龍馬 海岱之間出玄黃石

人煮食之 唐文宗命臨淄守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

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

一翁叩馬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

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

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谷曰當在齊魯之間邕命

駕以後乘遽亡邕大異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

吏王乾真往求之二十九年果得於北海郡民馬

會恩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鬃尾若龍日馳三百

里獻天火逆居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

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

正殿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為震

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

曰為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謫見於天安

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祖洲仙草祖洲在東海中

果誅死以上宣室志祖洲仙草地方五百里上

有不死草生瓊田中草似菰苗長二尺水伯波臣

許人已死者以草覆之復生十洲記

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

也十八尾八首人面八足也木玄虛海賦曰天吳

乍見而鬃鬣莊子曰周顧視車轍有鮒魚焉曰我

東海之波臣也嘉嘗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初學記

海神豎橋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為之驅石豎柱始

與帝會始皇從橋入海四十甲與神相見左右有

巧者潛畫其像神怒曰帝負以可速去始皇轉馬

前脚纒立後脚遂崩僅得登山今見成山東海水

中有豎石往往相望似石橋又有石柱二乍出乍

沒戎云始皇渡海立此石以為記齊書宗岱禁淫宗岱為青州刺

鬼論甚精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脩刺詣

岱與之談書生振衣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

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已死得

相制矣言絕遂失書生明日而岱太平廣記

劉燼草藥青州劉燼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臟以

多主傷折俗呼為北門巨蛇齊有大蛇長三百步

於市中市人悉山神導水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

觀自北門入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

正瞳然倪授弓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

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

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

有偷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與則豈山之神見

於市中市人悉山神導水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

觀自北門入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

正瞳然倪授弓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

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

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

有偷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與則豈山之神見

於市中市人悉山神導水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

觀自北門入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

正瞳然倪授弓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

且走馬前走導也祛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從右  
方涉也至甲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  
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矣齊桓公拜五龍望氣  
曰仲父之聖此寡人之私罪也又矣

廣固城晉永嘉中東萊人曹嶷所造也水側山際  
有五龍口義熙五年劉武王伐慕容超於廣固也  
以藉險難攻兵力勞弊河間人玄文說裕云昔趙

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澗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  
龍口城當必陷石虎從之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  
雷電震開後慕容恪攻段龕十旬不拔塞城而龕

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舊基猶存誠宜修築裕遂  
塞之超及城內男女悉脚弱病者大半超遂出奔

為晉所擒以魚腹得書 呂望釣於渭濱獲鯉魚剖  
腹得書曰呂望封於齊

還金歸女 偽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攻遂寧  
城破獲處女二人彥賓處以別室後

父母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父母泣謝曰願公早  
建旄飭彥賓云吾所願壽終耳後踰六十果無疾

而卒 東海鬼域 朱梁時青州有客泛海遇風飄  
至一處有城郭海師云吾聞鬼

域在是因登岸入城其田不殊中國至宮值宴  
侍宴者數十衣冠器用多類中國升殿窺之俄而

王疾召巫視之謂有陽地人至此故病當謝遣  
之遂宴客宴畢客乘馬至岸登舟得歸

食龍芻 東海島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  
龍芻馬食之日行千里古語云一味龍芻

化為龍 紅絲石硯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  
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

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為發  
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銛者尤發

墨歛石多銛惟感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  
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淄石佛 青州臨淄縣二十里外有古石佛一軀高  
丈餘在田野間宣和五年春忽自動

夜不少止邑民遠邇競來祈拜日不減萬人邑宰  
吳直亨惡其妖異惑眾集里保丁壯擊碎之明年

縣遂為群盜所破說者謂石枯解為怪 青州益都  
乃艮止之物動則變生矣

營新第於北郭既成百怪交與白晝出沒煙氣蒼  
蔚之中神形鳥面見人紛紜往來偃肆自若邀道

...

術者施法攝治不効有狗屠范五素以凶悍著請  
德柔求酒饌獨往宿夜半西廡下一人從地踊出  
短身縮項著朱衣形體充臚兩手相擊歌舞庭下  
范握刀逐之至東南隅失所在范記其處明日發  
土壤獲一枯蟹投白衣亡命宋紹熙時河南孫徐  
諸水其後帖然

靖寶者為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齊燕夫蔡五采  
薪於野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  
有官有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草席從後呼曰  
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  
白衣取草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  
厲聲一喝蔡為席載起騰入雲霄空而飛直去  
八百里墮于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為巨妖命  
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  
寶竟亡命疑白柿根奇石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  
衣者是其人云

文許蓋百餘年之物崇寧二年冬雪寒甚木凍裂  
至根中有奇石長袤文紋瑩然碧色可愛聞者  
爭觀莫測其兆多以為祥然自此家道衰替售宅  
於他人石之復不寧洎宣和未不及三十年屢易

上矣以上

救蛇獲報梁陰子春為東莞太守時青

上一蛇役夫縱去是夜子春夢一人云被人壞所  
居欲憇此境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立祠後夢一

朱衣人謝曰當以一州相報月餘魏襲胸盜死報

子春破之武帝以為南青州刺史

恩宋青州益都尉老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

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

穴壁必不得已盜口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

來相擾尉曰吾有絹二疋取贈之盜謝去後詰營

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  
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致于軍既而赴舉試前盜  
以所試題送出累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  
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益都尉不可  
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  
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  
率衆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

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益都縣北四十里朱良店之後有子孟嘗君墓墓前  
有知州李雲山墓正德初窆有鸛鳥萬餘宿於喪

大明日雪中盤飛極上  
葬畢向西南而逝

# 登州府

**海渚禺豨**

東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理兩黃蛇名曰禺豨黃帝生禺豨禺豨生禺京禺京

處北海禺

**流波山獸**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

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擊以雷獸之

骨聲聞五百里以威

天下

**閩風玄圃**

東方朔十洲記曰方文在東海中

東西南北面各五千里金玉琉璃之宮又曰崑崙

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名曰閩風巔其一角正西

名曰文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

金為大壩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

三

**管寧渡海**

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舟人危懼皆扣頭悔過寧思念向曾女廁

不冠即便稽首風

亦尋靜

**嶽神降**

嶽神降島舊制有定額

海中宋馬默知登州建

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

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

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

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

神宗然之即詔可著為定

制未幾馬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

來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

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

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

去馬驚起與左右李隸猶見黃雲後果生男女

見多賣藥物僧道尤衆良父欠冲悉無所觀惟拾

**開元漁者**

開元末登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煙霧濛濛人衆填雜若市里者遂前

得青黛數十許大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圖

**海市應禱**

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載至五日

當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

之廟明日見焉乃作詩

**文登奕者**

者登州文登縣村民也未嘗學奕自劫即能之既長挾藝行游遂無與為敵呂辯老在平原旦往依投因留止外館主簿問丘天用好奕品頗高每以暇日詰酒局與角勝負未嘗相捨會恩州舉場啓

天用考試從呂輟旦借行夜宿旅驛幾忘寢寐迨至忽死真院天用為買棺斂葬而以書告呂呂大驚歎息又數日客從京師來持旦與呂書考其日時乃其在既死之後天用猶未開院及出得報絕驚異遣人發其殯則棺空矣

**朱蛇化兒** 宗立本黃縣人為行商無子宋紹興間與妻販縑帛往昌樂塗遇小兒可六七歲渡拜語言猿利問所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立本拊之口肯從我乎兒拜泣遂收育之名為神授兒性警敏能作大字篆隸草書立本棄舊業携兒游使習路岐體態以自給後二年至章丘逢一胡僧指兒謂之曰爾何處拾來立本曰吾妻實生之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二歲方尋見之父留定撥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巽立化為小朱蛇盤旋於地僧執淨瓶呼神授名蛇即躍入其中淮東鈴轄王易之親覩厥異以上

**海畔石龜** 登州海畔有大石龜相傳魯東堅志

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常懷

**萊陽蘆塘** 萊陽縣東比海我寧忘故鄉

異記

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五百一奮躍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出水則小魚奔逐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又云此塘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為美婦人或為美男子後為雷電所擊此塘遂乾

**杵擣鐵臼** 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白因名已所生子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恣意行暴鐵臼竟以凍餓被杖而死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惡橫見殘害我毋訴冤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有期我今停於此待之家人不見其形但問其語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掉已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月餘而死



萊州府

**三山陸蒼** 傳敬字次張濰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縱步塔院見僧房東室

有殯宮問為誰僧云數歲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  
家在福建無力歸窆因攢厝于此敬憐之是夜夢  
儒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敘踪跡與僧  
言同好退拱手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明日  
敬以告邑宰遂遷葬于官地至七月敬赴試寓西  
湖小刹復夢陸生來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  
目蒼悉之謹奉告宜勿泄敬寤而精思小珠遺物  
屬棊泊應試盡如其夢於是高揭薦名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雙峰嵯  
峨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泚可鑿為團頂皆虜正  
隆三年秋雨民行山隈至窅側見一卵在地可盛  
栗二石斑斕光彩異而觀之乃刈葛藟絆縛昇下  
山舉村來觀數少年攫取而去即煮食之後旬日  
颺風夜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為風掀舉躋于  
山巔旋落團頂畔少年食外者撲死餘老弱千坑  
計皆無所傷敗瓦朽木至今猶存上夷堅志  
坑肉北變萊州即墨縣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  
蠕蠕而動遂填其坑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劉  
肉長塞于庭兄弟俱暴卒推一女子存焉

**幸好鷹**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幸性好鷹遂之界山  
懸厓自緹以取鷹雛欲至二巢而繩絕落於

樹岐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大鷹見人齧肉不  
敢至巢所遙放肉下幸接取內雛雛以外即自食

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以較鷹足一臂上  
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制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

所傷仍繫鷹而歸左伯妙紙名與毛弘等列小翼  
以上太平廣記

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  
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

子良荅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  
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邈不可

追青白菜石萊州石色青黯透明斑剥石理縱橫  
潤而無聲亦有白色石未出土最軟

土人取巧鑄礪成器甚輕妙見風即勁或濰州瓦  
為鑑銚久堪烹飪有益於銅鐵以上流經

硯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州石前世已記  
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

而青州沈擅名於天下矣歐陽公集貴困文厲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狀元釋褐廷尉評簽  
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忽謂監試  
官曰門外喧噪詎我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  
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  
救之不甚傷即歸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  
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  
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  
天俾我取償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  
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排墜井中又云  
王向在里開輿一倡妓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  
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  
故為女厲所困竟至天死  
夢妾告變齊琅璠王  
尚書左僕射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髭忽有烏鴉黃  
梅過庭而墜負猜妾有密期擲果為戲咎殺之妾  
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天道當令官  
知後數見妾來誦然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  
異無故打殺少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  
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  
將軍曹道剛等共領兵收負負子彪素稱凶剽及  
文塔殿廡共勸負曰曹品今來不見真敕恐為姦

真紉之便分布十餘人閉門拒守彪遂與官軍  
戰敗而走寧密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負  
斬之先數日負妻來告曰妾已得請君  
不出旬日來矣至是果驗

勸善書